漂木

洛夫

洛夫长诗

本电子书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二〇〇六年版《漂木》整理，旨在分享、传播洛夫先生的长诗《漂木》，让大家能更多地了解这首优秀的诗歌，如有侵权，希望谅解，也希望广大诗歌研究、爱好者购买正版图书！

漂木

赠吾妻琼芳

序

意象“离心”的向心力

——论洛夫的长诗《漂木》

简政珍

步入二十一世纪，洛夫给诗坛带来惊喜——他完成了一首三千行的诗！当然，诗的成就，不能以量计。若是纯粹以诗的量来计算，三○年代的朱湘及当代大陆某些诗人也有类似的作品。但朱湘这些人的长诗，大都以诗来说故事，而缺乏诗的意象行所显现的诗质。西方古希腊的时代，荷马的史诗，既是故事的叙述超越意象和抒情。二十世纪艾略特早期的诗，诗质浓密。但晚期的《四首四重奏》已流于抽象理念的传输。洛夫的可贵在于在这么长的诗里，诗行的流转，仍然保持意象思维，而非抽象论述。

诗和哲学交相辩证，来探讨错综复杂的人生。没有哲学的深度，诗容易流于皮相肤浅。但要表现深度，文字又时常受到抽象论述的诱惑，而坠入诗行自我构筑的陷阱。诗人要在这么长的诗里，纯以意象来观照世界，需要非凡的想象力。洛夫这首长诗，无疑推翻了那些认为步入高龄即无法写作的论断。其实，长诗的写作时检验诗人成就的指标。洛夫这首诗是想象力的典范。观之当代写诗的情境，时下流行短诗创作，若是和这一首诗相对照，很多诗人终其一生的作品，仍然还在造句的阶段。很多诗人大都只有诗句，难得有诗篇，更何况是意象缤纷的诗篇。

I

以诗的纵贯书写观察，这首诗分为四章，其中第三章《浮瓶中的书札》又分为四部分。整体说来，第一章的《漂木》，第四章的《向废墟致敬》及第三章的“致诗人”及“致时间》最能展现雄浑而带有谐趣的意象，也最能刻画深邃诡弔的人生。

第一章《漂木》是一块木头的“一种 / 形而上的漂泊”，它经历时空，更重要的是，它从此岸到彼岸，穿透深入两岸的现实。洛夫虽然触及当代时空的诗作比他同一辈的诗人要多一些，但和他自己的诗比较，这类诗的比例不算高。但在这一章里，洛夫对现实的敏感，透过意象思维，造就了一些撼人的意象，如：“台风。顽固的癣疮 / 选举。墙上沾满了带菌的口水 / 国会的拳头。乌鸦从瞌睡中惊起 / 两国论。淡水的落日”。有时意象让读者啼笑皆非；“绿灯户送客。最短期的政党轮替”。时空的距离，却使身在加拿大的洛夫触摸到已遍体鳞伤的台湾。本章有关现实的意象，又历历在目的临即感。

第二章《鲑，垂死的逼视》的文字带有较强的叙述性，描写加拿大鲤鱼回流产卵的历程。和第一章比较，意象的谱成，节奏比较和缓。当然有时以鲑 鱼 的眼光，反讽人世，观点的跳跃，引人深思。如：“我们从不追问 / 装在骨灰翁里粉状的东西 / 是变质的碳水化合物 / 或是涅槃”。

第三章《浮瓶中的书札》分四部分：“之一；致母亲”，“之二：致诗人”，“之三：致时间”，“之四：致诸神”。“致母亲”以怀念在大陆已过时的母亲为主。母亲已死，诗不免以意象思考生死和所谓的永生。

“致诗人”反讽了一些诗人，甚至自我解嘲。诗人这时以另一个自我，质疑诗人的存有。其中“以诗论诗”讨论了西方几个诗人，如里尔克、梵乐希、马拉美等。诗行也讽刺了当代流行的一些诗潮，有些诗人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新的主义。

自古以来，诗人最常对话的对象，就是时间。“致时间”这一节顺理成章的成为本诗的力作。在玄学及哲学的基础上，意象有力的游走于时间与历史。诗的结尾试图以各种手段或是方法来阻止时间的行进。但时间“躲进我的骨头里继续滴答、滴答”。

“致诸神”以质疑“神在哪里”及“神无所不在”两种思维的纠结，来推展叙述。当然，所有的叙述仍然是意象思维。

最后一张以《金刚经》的引文做前言，展开存在的意象论述。题目“向废墟致敬”已暗指这是“实”与“空”的辩证，而“空”正是本诗结构上终极标的。“空”落实于“实”。人经常是面对“空”的威吓时，才开始体会到“实空”交相渗透的本质。

从第一章的漂泊到最后一章面对“空”的思维，整首诗绵延成一个虚实相济的结构。

II

在这一本诗集里，洛夫以惯常的机智展延语言的可能性和包容力。语言不只是个工具，他暗藏一种思维，和人生态度。《漂木》所显现的是，语言在表象克服制约时，内在存在另一种拉扯。思维似乎在稜线上游走，文字可能滚落成泡影，也可能在高处展望另一个向度。语言在解构的危机感里建构诗的殿堂。因为可能的破坏，而又更扎实的基础。以你为可能的自我涂消，诗行更要留下明显的印记。诗人的思维的方向似乎暗指：一切将只是风中的耳语，因而更需要在当下吐纳（articulate）有力的音符。否定会结集而成为一种肯定。表象失却重心的逸走隐藏另一个向心力。本诗的趣味，不在于存有的悲观或是乐观，而是这种两相撞击的思维所营造的诗美学及哲学层次。

漂泊的意象

首先，漂泊或是放逐就是一个表象离心，而底层向心的现象。放逐者或是流放者本身就是离心和向心的复杂的化身。离心是对故乡因为有所期盼而有所失望，而失望后又因为远离，而有潜在的自责。自责可能变成更大的期盼和牵挂，虽然这个牵挂夹杂着离心和向心的心路历程。谴责是因为关爱，但关爱却导向更大的谴责。基本上，在这个特定的时空里，心灵的追求总会伴随不同层度的失落感。艾克诺（Richard Exner）说："二十世纪的指示追求是一种放逐"。[①]乔埃思写过一个剧本教《放逐者》，而他本人就是一个"艺术家"...从培养他的中产社会中放逐"。[②]追求心灵知识的艺术家会深沉体会到在现实环境中的放逐感。但正如上述，实际空间的距离反而增加心灵空间的牵紧。乔埃思离开爱尔兰后，所描写的都是爱尔兰。《漂木》所写的就是那个又心悸又尴尬的中国。洛夫本人移民加拿大，就是"漂木"的另一个身世。放逐者的语调里总是夹杂了悲喜的双重回音。远离故土腾出空间的距离，使观照富于冷静的智慧。但空间的距离也使表象抽离的情感更加暗潮汹涌。诗里的第一章也以"漂木"为名，充满了类似的意象。鞋子以及漂木以及被水冲击的木头，以及木头烧成灰而进行形上学之旅，都是漂泊的化身。在形而上的观照下，意象带出两岸迥然不同的风景。有笑声，也有欲哭无泪的场景。不论是哭悲喜，那不是空间的断绝，而是心神的相紧。

大陆（故国）的山水，在现代化的旗帜下，成为特异的拼图："黄浦江。脂肪过多而日趋色衰 / 秦淮河的夜色。赶走了麻雀飞来了苍蝇"。风景变色，而人世呢？"泛白的牛仔裤。吞下三粒威而刚也不管用"。大陆在成长中过渡，在过渡中成长。但成长的悲剧却使既有的价值烟消云散。成长引来对过去乡愁，这对放逐者更是如此。空间性的放逐总和时间性的放逐，相互纠葛。[③]

---

①Richard Exner，"Exul Poeta:Theme and Variations，" Books Abroad,L,no.2(Spring,1976),293

②William York Tindall,A Reader's Guide to James Joyce(New York:The Nooday Press,1965),p.293

③有关放逐的讨论，本人的《放逐诗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将由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的重点是台湾八〇年代之前，两岸隔离时，台湾主要作家在作品中的放逐意识。

台湾呢？更是啼笑皆非。“宝岛林木葱郁 / 内部藏着日趋膨胀的情欲，和 / 大量贪婪的沉淀物”。林木葱郁，蕴藏生机，但只是酝酿情欲和贪婪。最后整个“宝岛”只是沉淀了这些错误情绪的排泄物。为什么会如此？“大地为何一再怀孕却多怪胎”？这是形上血的问题，答案似有似无。怀孕当然是延伸上述所谓的生机，但这块岛上，总是时常基因突变，生下来总是一个一个怪胎。不仅如此，事实上，这块土地已发展出特异的岛国文化，一种反淘汰的伦理。越是怪异，越能受到岛民的推崇。诗中人对这个现象无意置评：“诠释似无必要 / 空虚有时也是一种充盈”。假如语言的嘲讽，让被嘲讽的对象痛苦难当，最极致的嘲讽，当是语言的沉默。以虚实相对应，假如海德格说：哑巴没有沉默的权利。④那么沉默是语言趋于饱和的状态。“空虚有时也是一种充盈”。“不予置评（no comment）是嘲讽者最绝望的嘲讽。对于这样反淘汰的社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诗所显现的两岸，啼笑皆非。情感的表现也在棱线杂沓的交融，向心和离心的交会。对于这样的现象，表象“诠释似无必要”，但又洋洋洒洒三千行。文字是充塞纸张后的沉默，说无心却有心。

弔诡的思辨

再其次，《漂木》的意象充满诡弔的思辨。诗是诗人对人生的一种诠释，透过意象，透过诗行起伏的韵律，《漂木》有很多话要说，但那不是纯然的哲学的抽象论证，是意象的观照和思维。但意象本身就是自我反思（self-reflexive）。意象不可能完全被规范；即使不是巴特所说的“第三意义”，⑤意象经常在理念的往前的投射下逸走迂迴。《漂木》展现几乎就是这种“逸走”的诗学。整首诗是一个曲折的辩证。不是说教，是非说教的言

---

④请参见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 trans.John Macquarrie&Edward Robinson(New York and Evanston:Harper&Row,1962),p.208

⑤巴特的“第三意义”是指电影的某些映像完全来之于偶发因素，超乎创作意图之外。请参见Roland Barthes,Image-Music-Text,trans.Stephen Heath(New York:Hill and Wang,1977),p.52-68

说。诗的书写绝对是一个有所为的活动，但却不是目的论直接的投射。直线思考在诗中经常游晃进入小径，但在小径里并没有迷失，仍然有一个大方向。而通常，这首诗所显现的是，大路和小径可能交互变换身份，互为主从。有时，诗想所达到的结论在言语之间摇晃这个结论。有时，文字在摇晃躲闪之间，已暗藏结论。

如本诗的第三章第一部有如下的诗行："螳螂 / 亿万年前就已经找到了永恒"。以螳螂和永恒的连结，是以诗想推翻制式的逻辑思考。螳螂是人类心目中最卑微的生物，，但是得到了人所盼望的永恒。人的永恒，只有去除形体，才能在宗教里找到救赎。但是所谓螳螂找到永恒，并非形体不灭，而是亿万年前就已开始步入轮回。因此，这个诗行是双重反讽，一个弔诡的辩证。一方面，相对于人，从最低下的生物反而得到永恒。另一方面，对于螳螂来说，从亿万年前步入轮回，螳螂的物种并没有提升，还是一只螳螂。

另外，像这样的诗行："诗人便笑了 / 笑声滴落在稿纸上湿了一片"。"湿"应该跟眼泪有关，但诗行里却是由笑声引起。表面上，不合常理，但实际上，诗所触及的一个更深沉的真实。笑会引发眼泪又两种可能，一种是笑道身体无法控制的状态，二是笑声里所暗藏的悲哀。诗人的笑声可能是一个人生的悲剧的始末，但只有滥情诗人才在诗里倾诉眼泪。一个严谨面对人生思维的诗人，只有苦涩的笑声。

苦涩的笑声

苦涩的笑声所指引的人生，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但在正反的纠葛中，让人对生命正色凛然。批评家曾经在我的诗里听到苦涩的笑声。⑥在这首《漂木》里，也充满了这样的意象。事实上，在台湾的时空里，八○年代以后的人生，假如滥情的人生泛滥着眼泪，一个以文字面对荒谬现实的人，绝不会妄想以眼泪来洗涤这个世界。但是世界的荒谬依旧，流转的历史，荒谬依旧。从小我的个人到周遭的情境，无不是一个扔掉了筋骨的图像：

⑥请参见汤玉琦，<苦涩的笑声：感受简政珍的诗>《自由青年》1990年11月，50-61

正因为无常便有个无奈无助不洗澡换衣的藉口

把历史，写成／帝王流血不止的痔疮

他特别突出某个雄强有力的句子／犹之广场上／那座雕像作势欲起的阳具

老人斑邂逅

青春痘的错愕中

从落日酒吧步出便怒气全消／敌人只剩下一个／明日势将崩盘的股市

这些诗句是读者哭笑不得。帝王的痔疮之血流成历史，雕像在视觉里最突出的印象是那“作势欲起的阳具”。老人斑和青春痘的邂逅，是对时间快速消失的惊呼。如果时间无常，空间无理，人们还可以轻易找不到洗澡的藉口。如果一切将随落日成黑暗，还有什么能再挑逗怒气，虽然心里知道明日的股市仍然继续沉沦。

对于这样的世界，我们不需要眼泪。眼泪，是虚假的滥情。眼泪，并不是悲剧真正的体验。不，我们也可以说，苦涩的笑声，是严肃诗人唯一流下的“干涸”的眼泪。

诗人自我的解构

身为诗人的洛夫在《漂木》里解构诗人，诗人在文学传统里几近神话式的行径，常常被视为浪漫理念的化身。诗人饮酒赋诗，赏月乘风，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当代的诗人虽然不得不面对人间，但很多诗人，字里行间，还在粘滞的情爱里翻转，还在自我神话里沉迷。其实，诗人和常人一样，每天仍然要刮舌苔、刷齿垢、蹲马桶。但又多少诗人能以生活的题材为诗？能在生活的情境里看到本真，而以语言化解现实？

《漂木》不仅触及到现实，也触及到诗人的本真。因为触及本真，诗人嘲讽、“调戏”诗人。调戏的语调并不是对诗或诗人完全的否定，因为《漂

木》本省就是一首诗。但也绝不是典型的浪漫诗人理直气壮的为自己加上冠冕。也许在伤口的触碰里，人才真正感知神经的走向。在在我揶揄的过程中，诗人才真正看到自我：

李白从河里捞起的／只是一件褪了色的亵衣

他的诗，一辆破旧的车子／拿什么去载道？

不知何时／诗人的颜面上／又多了几颗后现代主义的雀斑

李白捞月是一再被转述的美丽神话。但那时透过漫长的时间锁显现的浪漫朦胧之美。若是逼临现场，捞起的也许"只是一件褪了色的亵衣"。洛夫和李白都是以诗人的身份，但是洛夫知道堆积在诗人身上的一些美丽传言或是神话，大都可能远离真实。痛苦的退去这一层装扮的外袍，才看到诗人的真貌。同样，有些诗人喜欢说教。但作为载倒工具的诗，只是"一辆破旧的车子"。形式和内容的孰重孰轻，只是概而化之的分类。好诗，在说与不说之间。好诗，不是随意而为之，但也不是目的论的化身。要载道，先要体会"道"并非有形的邮递包裹。不是多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粉饰，就增添了几分姿色，它也许更暴显自己的雀斑。不是因为会说教，就是好诗。要先是好诗，才可能迂回说教。类似的诗行在"致诗人"里潇洒的蔓延。揽镜自照，多少所谓的诗人会留下触及本真的冷汗？

"致诗人"在这一节里，提到梵乐希："思想死了／诗，才开始飞翔"。这当然是一个以非为是的反讽。假如"诗是他〔梵乐希〕的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思想并没有死。只是诗的思考，不是常理逻辑的僵化思考。常理思考在路上歪斜地行走，诗跳开这样的方式，才能"开始飞翔"。事实上，好的诗最丰富的思想。《漂木》的文字能在这样声东击西的撞击中，读者需要把握住诗行中真正的语调，否则很容易在其"语言的迷宫"中走失。

假如读者能在这些意象纷飞的诗作里，听到诗存的本貌，他将在“致诗人”的结尾里听到令人心惊的苦涩的笑声：

诗人没有历史

只有生存，以及

生存的荒谬

偶尔追求

坏女人那样的堕落

其专注

亦如追求永恒

“历史”是一个高蹈的言辞。“永恒”通常也是一个诗人自渎的字眼。追求永恒和追求坏女人画上等号，以其强调历史，步入强调当下的生存。这也许是荒谬，但这是存在的本真。因为能坦然面对自我的本真，诗的思维反而跨越自我设限的藩篱。表象是诗人的自我解构，实际上是自我超越的建构。

虚实的辩证

《漂木》是人间和形上世界的对话，是意象的哲学是思考。我曾经在拙作《语言与文学空间》里论述“濒死的阅读与濒死的写作”，⑦《漂木》里也有类似的“诗想”：“诗是逼近死亡的沉默”。但这首诗最醒目的哲思是最后一章里的“虚实”辩证。诗是这样开始的：

我低头向自己内部的深处窥探

果然是那预期的样子

⑦ 请参见简郑珍《语言与文学空间》（台北：汉光文化出版社，1989），最后一章。

瓦片无存

只见远处一直土拨鼠踮起后脚

向一片废墟

致敬

诗的哲学是意象的思维，因为只有意象才让我们体会这是人间。“内部的深处”已经“片瓦无存”，这是实必须回归于虚。土拨鼠踮起后脚向废墟致敬是一个动人而深沉的意象。身在人间，人何时才能体悟到“虚”无限的包容力？但只有真实世界的情景才能反衬虚空的浩瀚无涯。只有人世真实的意象才能切入虚空的堂奥；

一把提琴从幽渺的梦中回来／不巧，路上遇到／一只刚从巴哈乐谱中出来的蛀虫

被自己击溃／就再也没有　向／池边的倒影道歉的必要

除了虚无／肉体各个部位都可以参与轮回

我以为拔掉某个部位的零件／／便拔掉了欲望的插销

巴哈的音乐是否永恒？对于这位被称作为音乐之父的音乐家，似乎是理所当然。但它的乐谱里已经有一只蛀虫。假如记载音符的乐谱即将消失，它的音乐是否真能永恒？当提琴坠入音符中陶醉时，可曾想到醒转时已经有一只蛀虫在等待？吃掉琴谱后，蛀虫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那把提琴。于是，自我以及另一个审视自我的存有，我和倒影，我和肢体，我和虚空的另一个我，进行存在的辩证。被自己击溃倒下，在水边站不出倒影，当然也没有向倒影致歉的必要。去掉某一个器官和去掉欲望是两回事，即使自残肉体，也拯救不了灵魂。诗行苦涩而自我的解嘲。肢体将以生命的各种状态轮

回，但自我的另一个部分——虚无，将永存于虚空。只要在人间，实和虚将永续地相互纠葛缠绕。整首《漂木》也以这样的意象结束：

我很满意我井里滴水不剩的现状

即使沦为废墟

也不会颠覆我那温驯的梦

井里滴水不剩，已经到了沦为废墟的阶段，但这样的虚空并不会“颠覆我那温驯的梦”。梦在人间，虚空反而更能滋养梦，那是另一种“实”。到底洛夫强调空还是实？答案应该是既实也空，既空也实。实者，把握当下。空者，看淡一切，一切即将过眼云烟。离心则虚，向心则实。智者，非虚非实，既虚亦实。

当人或是诗人以“空”来看待人世，他需要相当厚“实”的生命基础。金刚经里的名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意味着：心不因个想而生迷恋心，或是厌恶心。物有所应，过则不留。但心不住于相，意味时间无不是相。“有无”如此，“实空”也如此。没有扎实活过的人，没有资格讲空。映照诗作也如此，没有写过诗的人，没有资格讲：诗作是徒然的写作。论及“空”的抽象理念需要坚实的意象。洛夫十几本诗作，已“厚厚地”铺陈了他数十年的诗路。没有这一首长诗，他已攀上中国二十世纪诗坛的高峰。有了这一首三千行的长诗，他已在“空”境的苍穹眺望“永恒”的向度。



漂木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以日远。

——屈原《哀郢》

1

没有任何时刻比现在更为严肃

落日

在海滩上

未留一句遗言

便与天涯的一株向日葵

双双偕亡

一块木头

被潮水冲到岸边之后才发现一只空瓶子在一艘远洋渔船后面张着嘴

唱歌。也许是呕吐

瓶子 浮沉浮沉 浮

烟　浮沉沉　浮

天空 沉浮沉　浮

开始涨潮

木头攀升到

一排巨浪高高举起的惊惶中

一块木头罢了

把麻木说成严肃

把呕吐视为歌唱

任何镜子里也找不到这种

涂满了油漆的谎言

史籍里搅拌了太多的化学物质

而读史人大多喜爱甜食

偶尔在忧郁的早餐上洒点盐

下午的爱情便不至于

淡而无味了

他们最怕看到

琉璃多彩的岁月

在焚城的大火中化为凄凉的夕阳

结论　下结论过早

与其草草

何不留下空格

让那块木头——

不，那漂流者的

散落在沙滩上的骸骨

去填补

木头

玄学派的批判者

不见得一直是绝望的木头

它坚持，它梦想

早日抵达另一个梦，一个

深不可测的，可能的

叛逆

它的血，奋力从

焚烧时的火焰中飞起

它的信念可能来自

十颗执拗的钉子

而生锈

是在那人一举起铁锤

就开始了。死亡

距离下一次轮回

总得好几年吧，还得加上

另一个寡欲的秋天

以掉叶子代替落泪的秋天

是以，等了千多年的

世界末日，仍在

那灯塔的钟声中摇晃

且不断有人告知，所谓世界

末日，不见得比

旗杆上突然升上一条裤子更为吓人

其实，有些不明飞行物

只是在寻找回家的路

凡新生事物都容易令人感动

向日葵也是如此

经常因地中海太阳体温的骤降

黯然垂首

开始落潮

木头又退回到荒凉的沙滩

时间的尽头

佛曰：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乃至无老死……

而这块木头

已非今日之是

亦非昨日之非

极其简单的一根

行将腐朽的木头，曾夜夜

揽镜自照

做着栋梁之梦的

追逐年轮而终于迷失于时间之外

的木头

没有时钟、日历、年谱

因它一直掌握着永恒

没有面具 因为

它没有容颜

没有眼泪 因为

眼泪早已借给河里的星子

没有水晶球

它已知道前生忌火，今生畏水

当它在阴暗的墙角

再度遇到那把沉默的锯子

这才知道

惊涛不在远方

而在胸中

海上，木头的梦

大浪中如镜面的碎裂

遂有千百只眼睛瞪视着

千帆过尽后只留下一只铁锚的

天涯。最终

被选择的天涯

却让那高洁的月亮和语词

仍悬在

故乡失血的天空

它开始起锚，逐浪而行

阿拉斯加的鱼群

满腹疑虑，不知

被谁高高挂在海边的巉崖上

鳞片在夕晖中泪光闪闪

反映出

那漩涡深处沉船的地方

桅樯犹在颤动，搅得

天空一阵晕眩

木头，与天涯的鱼群，海鸥，水藻

同时心跳

从它们同一频率的呼吸中

隐隐听到深沉的

大海子宫内晚潮的涌动

这漂泊的魂魄

随着浪花的跃起，观望

日出。等待

一个在雾中极目四顾也看不到的未来

未来是一个魔

一个陌生的隧道

也许是黑洞，甚至于

一个难以作答的叩问

但，与其等待

不如解缆而去，不如

切断

那根唯一连系大地的脐带

港口的膻腥

见证着一步库县的历史

远海，蓝鲸成群而来

喷出了铺天盖地的岑寂

这里不闻钟声

风雨是唯一的语言

千寻以下，诸神在侧

守护着

船底满舱的亡魂

那故事

早已全身长满牡蛎

你如看到有人涉水而来

极可能就是那位很瘦的

形上学的权威

而那漂来的木头

竟然把躺在沙滩上喘息的教授当作自己

把横行于他腹际的

一只螃蟹

视为海神的暗喻

此时木头逐渐逼近

紧紧顶住老教授的脊背

咔嚓！木头嵌入他的体内

天地忽焉合一

他发现身上多了一根骨头

多了一具坚挺的

器官，一个广场上的旗杆

亢奋时

他那形而上的脸在风中

飒飒作响

而哲学则有阳痿的趋势

于是他举起那根旗杆一阵乱捣

天庭崩塌，众星纷纷滚落

一群专门啃食逻辑的蠹虫

从他那厚厚的玄学著作中逶迤而出

书页间的缝隙中

时间与蠹虫

都露出森森的白牙

那老教授咬的振臂高呼：

弃——智

绝——圣

而他体内的木头也挣扎欲出

一种绝望的

非生育的阵痛

且频频轻声呼叫

相濡以沫

不如

相忘于

江湖

2

乘槎

浮于海

漂泊是风，是云

是清苦的霜与雪

是惨淡的白与荒凉的黑

一双只剩下几枚犬齿的破鞋

板桥霜上的足迹

从今日大步跨出，进入

一座只有钟声而无神祇的教堂

又匆匆

从后门蹓出

走向明日没有码头，没有

小旅馆的

天涯

乘

槎

浮

于茫茫大海

湿了的鞋子向一颗落日飞奔而去

除了衣袖上的泪水鼻涕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盐

且能持久，如一面

惊慌的旗

曾领导他们在肮脏的岁月中

鼓噪，吹着

肆无忌惮的风

帽子与眉毛同时远扬

青翠瓷瓶与一束花同时远扬

向河的左岸

向茫茫的雪原走去，一直走

直到瓶破，花被路人摘去

最后任其在行囊中枯萎。一种

漂泊者的

无声的过程

无迹可寻的，淡淡的结局

一束鲜花

以任何方式

在任何地点

萎落，浅浅的埋葬

于深深的死亡

远方的梦

有着深秋月亮的味道

浮于海的

那槎，又被潮水送了回来

围拥那根木头的泡沫

嘀咕

大部分都是空话

它把头搁在峭壁上

清楚地看到

一颗血红的太阳落向城市的心脏

掷地

溅起一阵铜声

它雀跃而起

头顶撞上天空

乳房般饱满的椰子纷纷而落

还有甚么比

火中取栗更令人兴奋了

栗子深处烫伤的舌头

香气四溢

火，绕着赤裸的森林狂舞

一只鹰

冲向一堆灰烬

搜寻那举火焚城的王者

在那暧昧的年代

火，有时

比雪还严肃

火是木头

唯一的诤友

木头的梦不断上升

它终于在云端看到

那悲情的

桀骜不驯的岛

鸡犬相闻，人丁旺盛

稻香，酒香，体香

四处张挂着宿命的破网

（补网的人和漏网的鱼

同一命运，各自表述）

西瓜。青脸的孕妇

凤梨。带刺的亚热带风情

甘蔗。恒春的月琴

香蕉。一篓子的委屈

地瓜。静寂中成熟的深层结构

时间。全城的钟声日渐老去

台风。顽固的癣疮

选举。墙上沾满了带菌的口水

国会的拳头。乌鸦从瞌睡中惊起

两国论。淡水的落日

股票。惊断了一屋子的裤带

兰阳平原的风。历史的面目愈形暧昧

痔疮。久坐龙椅的后遗症

胆固醇。巷子里走出一位虚胖的哲学家

标语撕破了脸。一个醉汉抱着电线杆亲吻

月亮被乌云绑架。群星鼓噪

大地震。一条薄剥的蟒蛇在扭动

捷运系统。盲肠发炎送到医院刚好下班

全民健保。一群肥硕的河马横街而过

卫生麻将。最愉快的水深火热

减肥手册。写真集中的臀部乃不毛之地

红叶少棒。打带跑的地摊文化

满街史艳文。短线操作的股市文化

冷气机，冰箱，录影机，传真机，电脑。满城

荒芜

插入生命，插入神经和梦。信用卡，电话卡，健保卡

医院最近。教堂最远

殡仪馆最近。上帝最远

历史博物馆。老祖宗被一篇新的就职演说惊醒

麦当劳。义和团从不排队

基因突变。有人在骨头里大放悲声

游行示威。鸭子如痴如狂地跳进水池

节庆的城邦。午夜的街灯一直维持微笑

Pub打烊。啤酒杯累得口吐白沫

停电。半夜变脸

绿眉毛的党人。狐骚味过了浊水溪就更浓了

总统府。广场山高视阔步的鸽子第几代了?

绿灯护送客。最短期的政党轮替

铜像无言。一位从未写过诗的荷马

电视机爆炸。对岸有人大发脾气

3

黑夜降临之前

头颅沉重亦如黄昏

木头又开始起碇，航向

另一个港口

另一座人口密集蛆虫满坑的城市

市长年轻，有野心

从三十八层高楼俯身下望而面不改色

摩天大厦

一幢

逼视

另一幢

市招，文革的脸一样

冷漠。外滩的钟面上沾有一粒鸽粪

既高且白，时间荒凉无声

据说住在淮海路的卡夫卡

睡梦中吞食了一条虫

他觉得自己并不怎么好吃

雨声，窗外的黄浦江一脸倦容

落叶从铜像的头顶飘下，顺便

刮下了一大坨铜绿的眼屎

其中掺有

路人唾沫的腥味

广场上

谣言和尘土同时扬起

威权的手势，两个警察不多不少

有甚么逼口袋里混入一枚赝币

更令人心惊胆跳

毒蘑菇，开红花的蛇皮草

从腰际绕过来的一株曼陀罗

杨梅大疮裂嘴而笑

一箩筐腥臭的鱼虾，不多

不少。虚无像一把黑伞

占领了整座大厦

似乎没有一个人醒来

用鳃呼吸，且

除了水不再承认任何生命

这里曾是法租界

红头巡捕三五成群

沿街向法国梧桐收取保护费

青帮大爷躺在烟榻上

猛吸一口

冒烟的资本主义

庚子那年他死去时

手里还握着一把缺嘴的茶壶

而黄浦江，帆如尸布

裹着一块块被切割的云

飘然远去

贸易风吹来一丛黑罂粟

如同某些人暧昧的笑

更像大多数人的哭

割地赔款，尘土飞扬

一夜之间河山矮了数寸

花翎顶戴突然全都滑到桌子底下

一群肥硕的耗子

仓皇躲进一页空洞的历史

汉文与革命做爱，与

精神分裂的关系

多少有些吊诡

伤心，不多不少

刚够一个世纪的量

此时，木头欣然发现

世上还有一张比自己更耐性的床

于是，同志们

让我们向白色被单进军，向枕头进军

向仰天长啸承受两腿激烈找都的床板

进军。避孕套

把最狡黠的一代拒于门外

纸币沾上汗水

卫生纸上的虫子蠕蠕而动

另一种死法

超值的愉悦，轰轰，烈烈

未成型的魂魄

一一冲入阴沟

天国说近不近

说远——

苏州河涌进一大堆无骨的泡沫

张着错愕的嘴

据说，全国的公民意识

都朝浦东那个方向倾斜

市廛栉比，商机遍地

泡饭，酱菜，辣萝卜

大闸蟹满市横行

昨晚的文化水平骤然涨到喉咙

而早些岁月

广场一度倾斜

天空倾斜

风雨倾斜

街灯倾斜

镜子里的眉毛和领带倾斜

鲜花

向亡魂倾斜

大字报

向板着脸的墙倾斜

北大学生头上顶着一只陶罐

陶罐的水

向历史中一场大火倾斜

火焰，向伟大领袖的

画像倾斜

灰烬

向时间倾斜

征途中最早被解放的

是一条尼龙绳

绳子去掉了尼龙便只剩下

一个乌黑而瘫软的灵魂

纯洁的革命

一身的反骨

肩上的扁担久而久之肯定会向

某个方向倾斜

千万小心

紧紧拴在裤带上的那个要命的主张

一松弛便会爆炸

烟火

向茫茫的夜空倾斜

膝盖

向鞭子倾斜

淤青的脸 向

无耻的镜子倾斜

玻璃硬而且冷

有一种结构性的诡异

碎裂时

哐啷之声势必令全国大吃一惊

那年，串联进城去北京面圣

还听到一卡车一卡车的万岁

滚落水沟的声音

火车挤得水泄不通

一只脚踏在车厢边沿

另一只悬在天安门纪念碑的顶上

革命好玩极了

木棍与皮带混声合唱直叫人热血沸腾

粮票。饥饿。胃溃疡

伤寒。痢疾。观音土

旱涝。地震。红旗的脸色一夕数变

老鼠。阴沟里的资本家

蟑螂。厨房的修正主义者

鞋子咬牙切齿满街跑

唯一的后现代工业产品即是

从炼钢炉升起的黑太阳

他们的手掌握有一把火，他们发现

被焚烧之前头发都有异议

怒立，然后化为一股烟

破帽而出

一丛极度委屈的

袅袅

4

十年冰雪

一旦解冻小河便一丝不挂

闪着细腰

落花流水送来一群母鱼

腰围粗大显然是下蛋以后的事

运河两岸农舍的炊烟

一早就张家长

　　李家短

城市的马达也开始

　　张家长

　　李家短

时间的绞肉机

割裂着街上盲乱的灵魂

路旁一堆新鲜狗粪怎么样也躲不开

迎面冲过来的脚踏车队

红绿灯的错乱是否缘于情欲的冲动很难判断

烈日的街边

法国梧桐下好像站着马克思

中国工商银行门口放置一具

资产阶级用惯的饮水机

南京路通向何处这已不是地理问题

在马路中间唱《大江东去》的诗人

已被碾成了一块

又干又瘦的形而下，苍蝇沉默

马雅可夫斯基上吊的那天开始

惊雷

把十月的天空炸出一个大洞

改革，有些人富了有些人只是

突然胖了起来

你看，这多么丰富的一天：

上午 你说我，我说你

中午 你吃我，我吃你

下午 你赢我，我赢你

晚上 你抱我，我抱你

摩天大楼。五十层以上读《资本论》两腿发软

黄浦江。脂肪过多而日趋色衰

秦淮河的夜色。赶走了麻雀飞来了苍蝇

华北平原。落日出奇的沉默

长安大街多丽人。一树毛茸茸的桃子

人民币。大闸蟹躲在篓子里垂泪

银行的数钞机。大人物急速翻脸

宾馆。五星级的情欲在房门后窥伺

茅台。黄河之水天上来

烟蒂与扑克牌。火车站的浮世绘，

泛白的牛仔裤。吞下三粒威尔刚也不管用

电脑。黑五类的另一类

神舟一号飞弹。一个汉子从颐和园斜着走来

核电厂埋头干活。月亮独唱

大碗羊肉泡馍。灵与肉共享美好时光

长江三峡。发电机吃月光的饲料而吐出苍白的

风景

黄鹤楼。崔颢早就知道天堂还远得很

塔克拉玛干沙漠。蝎子独自呼吸宇宙的苍凉

成都草堂。杜甫在这里磨损了三颗臼牙

回锅肉和豆瓣鱼。一种火辣辣的乡愁

林氏家族。一窝吐信的响尾蛇

沁园春。彭德怀身上的虱子全都饿死

十年浩劫。又一次上帝横蛮地干预历史

个体户。末代皇帝手中的蛐蛐

龙井掺一滴五粮液。不太成熟的民主程序

普希金的抒情诗。蟋蟀在寂寞中哀鸣

乡镇企业。一个飞向太空却以为到了天国的僧侣

党书记兼总经理。一把钥匙天堂与地狱共用

广场上。绝食的雪人一个个被太阳逮走

螳臂挡坦克。鲁智深式的超现实主义

或许，这就是一种

形而上的漂泊

一根先验的木头

由此岸浮到彼岸

持续不断地搜寻那

铜质的

神性的声音

持续以雪水浇头

以极度清醒的超越训诂学的的方式

寻找一种只有自己可以听懂的语言

埋在心的最深处的

原乡

不幸的是

假相有时比真实的铀矿

更具硬度

一个有害的真理

远胜过一个有益的谎言

火一样伤人的

语词，通常

出于被钻得喊痛的木头

它刨开自己木质的躯体然后

用镊子仔细挟起

一个个金光闪烁的字

（汉代的或更远的），然后

塞进大动脉的血管

流入久已荒芜的头颅，以及

和番茄酱搅拌得

粘粘糊糊的

意识形态

但究竟甚么是那最初的图腾?

那非预知的

亦非后设的

正在全力搜索的

心中的原乡?



岛上，云蒸雾腾

木头的面目模糊不清

发，泉州的发长自漳州的肌肤

肌肤，漳州的肌肤长自厦门的骨血

骨血，厦门的骨血长自四川的神经

神经，四川的神经长自湖南的染色体

染色体，湖南的染色体长自黄土的基因

基因，黄土的基因 长自

一颗颗发光的文字

永远的传唱

而年轮

却是一部纹路错乱伤痕累累

不时在虫蛀火燎中

呼痛的断代史

宝岛林木葱郁

内部藏着日趋膨胀的情欲，和

大量贪婪的沉淀物，

红尘，由烟雾编织的神话

流传于国会与棒球之间

总统府与菜市场之间

科学园区与麦当劳之间

槟榔与半导体

绑票与慈济功德会

宝斗里夜市与文建会

杨丽花与覃子豪

据说，南部的乳房明洁如溪中卵石

皑皑白雪是合欢山最好的主妇

一大早捷运系统

就会有系统地把抗议群众和市长候选人

一一送进了历史的某章某节

电视里议员们以拳头发言

电视外议员们与黑道角头杯酒言欢

除此之外，这天无事

不冷不热。一只洋狗在马路旁跷腿洒尿

完全无碍于岛民意识的爆炸

这天无事，除了

从箱子里开出的幼儿园小巴

猝不及防地撞上了

一辆迎面而来的灵车

淡水河边的风筝是另一类传奇

秋日的天空

太高，太蓝

以致大地成了一个极其庞杂的象征

诠释似无必要

空虚有时也是一种充盈

大地为何一再怀孕却多为怪胎

不说啦，不说就不说

于是春天又醒了

山坡上狼尾草追逐龙舌兰

太阳沿着顺时钟方向，直达

向日葵的的核心

夕暮中，一座山

尾随一座山，追踪那

渐渐隐退的上帝

仓廪丰盈，果实满地

非溃烂不足以言成熟

非去皮

不足以言赤诚，非杀戮

不足以成佛，非贪婪

不足以从粉身碎骨中找回自己的一小撮磷

死亡的幽光

冷却后的前身

非权谋，不足以体认

囫囵吞下一块大肥肉的喜悦

非欲念不足以闻道

非满缸的雪水不足以镇压肉身的沸腾

关于生与死

庄子与蝴蝶鱼大悲咒轮流开讲

各说各话。非痴愚

不足以使石头怀孕

关于火，通过烟囱

到骨灰瓮到地狱一路顺风顺水

关于风，一片没有家的落叶

关于信仰

唯一的信仰是荒年牙缝间的地瓜味

道，一盏灯

或高山的鼓点子

都已被酸性浓烈的意识形态

腐蚀为过重的尘缘

关于明天

明天内层将升起更深的寒意

关于危楼

关于一水之隔的废墟

关于流言，关于岛上的

神迹，以及

一朵贫血的残阳

如是我闻

木头说，确曾离开过

走得很远

现又回到这个旧的磁场

院子里满地的白云

依然无人打扫



鲑，垂死的逼视

棺材以虎虎的步子踢翻了满街灯火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威风

犹如被女子们摺叠很好的绸质枕头

我去远方，为自己找寻藏地

埋下一件疑案

刚认识骨灰的价值，它便飞起

松鼠般地，往来于肌肤与灵魂之间

却知有一个死者在我内心

但我不懂得你的神，亦如我不懂得

荷花的升起是一种欲望，或某种禅

——洛夫《石室之死亡》第十一首

1

……我们不能放弃怀疑

我们不能

只靠昨天的腥味

来鞭尸今天行进的方向

不能因

满嘴的泡沫

就说自己

是一个极端的虚无论者

头颅破裂

血流满面

不能说 这

就是绝对的执拗，或背叛

革命，首先要推翻自己

彻底消灭自己的影子

不能寄望牙齿有一天会成为化石的一部分

鼻子埋在沙滩里

皮肤与鳞片

如败军之将的铠甲挂在树枝上

更像一个

被拆散的字

错位的字

一颗颗叛离了整体

不能没有骨骼

来支撑将要崩溃的梦

枯叶一脸愁容

花果四处飘零

不能说

这就是颠覆

或，这不是颠覆

在奔赴死亡的途中

不能停，眼睛

要紧紧抓住那颗星

不能没有明天

张着错愕的

嘴的明天

匆匆赶路的明天

不能仓皇四顾

但也不能没有

投错胎的心理准备

我们不能放弃怀疑

像放弃

污黑而单纯的绳子

不乾不净

不能就此不穿裤子

也不能就此

把不穿裤子当做议论的主题

赤身露体

不能不说

是一根绳子的生化形态

不能不说是我们

拒绝镜子的理由

从太平洋

到千里外的内陆小河

我们的历史

像烟那么长

又烟那么短

而生命的旅程

可有多种选择，即使

踩钢索者从高空摔下来的姿势

也不只此一种

惊溧

深深藏在骨头里

偶尔骚动

就像露水

偶尔从枯叶上无声地滑落

所以，睡眠中

我们一向睁开眼睛

唯恐漏掉一次日出

千万不能这么说：

旅程等于一只丢弃的胶鞋

丢了鞋子丢不了气味

丢了气味

丢不了岁月身上的疤痕

万里远行

水中的动物

大多是孤独的隐者

而用一只脚独立危崖上的秃鹰

据说是一个王者

飞起，羽翼洒落一身冷傲

而我们，毕竟只是

大海中的过客

梦中常看到的

天空

像一块大玻璃轰然砸在头上

却听不到一点音响

惊醒我们的

从来不是深山里的钟声

钟声太远，落日较近

落日把人撞得头破血流

无非是

为了换取第二天早晨的辉煌

太阳每天要脱一层皮

这也正是我们的梦魇

像蛇一般

把痛

用蜕皮紧紧裹住

然后扔进深深的遗忘里

前面的海

突然在一场大雾中全盲了

什么也看不见，除了

我们那幅宇宙的脸

栖息着

一颗庞大的泪

跌落海面

溅起千丈波涛

那在记忆中漂白的家园

仍在继续漂白

那染血的梦魇

仍是明日的风景

而我们的明日

很可能是一块

一步步向时间推进的化石

我们在时间里埋葬自己

其实，我们从来不知道回家的路

路在云中

在闪烁的星光中

在狂涛中

有时又藏在细碎的浪花里

路在四月的贸易风中

在秋夜的月色中

路，在天使的羽翼上

在母亲的洁白丰盈的双乳之间

但绝不能跟着太阳走

太阳早已迷失在永远的循环中

我们不知

何处是生命周期的终点

时间，通常是甜的

但还来不及闭上眼睛好好享用

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于是我们跟着地球的磁场走

我们从不追问

装在骨灰瓮里粉状的东西

是变质的碳水化合物

或是涅槃

2

而死亡

是生命周期的终点

有时更像起点

方向，虚构的天空

有点暧昧

回家的路上尽是血迹

跟着险滩走

跟着海潮的惊呼走

跟着把岁月踩得嘎吱嘎吱的鞋子走

天涯之外

一声高亢的独唱

哀哀的尾音向南方坠落

落在一袭陈旧而肥大的风衣上

时间

在补丁之间穿来穿去

并证明，身体最柔软的部分

不是腰

而是腰以上的孤独

我们的鳍

毕竟不是翅膀

梦，是不能沾水的

我们成群地追赶
一种全身荒寒的
称之为死亡的东西

而身后
好像有许多黑影跟从
却没有一个叫上帝

有些老者
在书籍中称之为圣人
书本外只是一杯寂寞的咖啡

从他们的启示录中
长出了生的杂草
渴死的玫瑰

他们向世人呼吁
读经读经
吃鱼吃鱼

一位叫康德的说:

他的心灵永远燃烧的

不是天上的星子便是地上的道德律

星辰使天空璀灿

道德广被生灵

我们的皮肤却被剥得血水淋漓

我们追赶时间

却不追赶明天

明天坟上插的不是鲜花而是割鳞的刀子

我们一切就绪

当有人刚从太空旅游回来

我们正安安静静等待下一次轮回

以低温基因静止状态的躯体冰冻法

将可突破死亡大限

无聊的预言

又何尝不是无稽的神话

说是有一天 我们

会衔着鲜花从岩石中游出来

其实，对我们这群红鲑来说

百年之间

只横梗着一根鱼刺

至于鱼鳞，鱼肚，鱼鳍，鱼骨头

拆散之后我们就更为沉默

和你们一样有着麻痹的历史

地球传来消息

新世纪的人口将暴增一倍

水资源之争将成为世界大战的引爆点

这就不如我们乐观了

纵使在泪水中

我们仍可相濡以沫

而且我们一直生活在一面巨大的镜子里

在每天晨光的折射中

都可看到一位水淋淋的基督慢慢走来

说来就来

从不打一声招呼

我们陷入网罟之后祂居然不动声色

神啊，慈爱的天父

一听到刀子尖锐的啸声

我们的骨骼和梦开始解构

我们一生笑话不绝

最可笑的是

一登龙门便是如何如何

存活是值得追求的

在油锅的嗤嗤声中

我们烤焦的头颅突然想起水的温柔

当然最后会想到崩溃

这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泡沫炸裂，上帝笑了

我们的旅程

是命定，是绝对

是从灰烬中提炼出的一朵冷焰

乍然看到大海远处的一闪冷光

嘻！死亡不是全身发黑的吗?

不！从现在起我们开始以血表述

3

当河谷上空一只鹰鹫

俯冲而下

叼去了

河面上一层薄薄的月光

时间噤声

故事正要开始

我们一旦游进内陆

亚当河变成了滔滔瘖哑

两岸草色凄迷

雾，比想象中更难掌控

早晨很淡

一到下午便脸色多变，口齿不清

一路也不见激湍飞沫

体温渐失的河水

漂来几片落叶

秋，载浮载沉

水的语言

在危机四伏的浅滩上吞吞吐吐

落叶无言秋堕泪

这种古典式的残酷完全没有必要

路，向天边延伸

险峻与平坦都只是过程

纵浪大化中

喜和忧没有必要

硬说大化中那一粒泡沫是我

更无必要

胆怯没有必要

冷眼横眉没有必要

极终关怀没有必要

为某种哲学而活，或死

也

没有必要

神在我们呼吸中

也在

一只吸饱了血的虱子

的呼吸中

敬畏没有必要

过量的信仰有如一身赘肉

虔诚没有必要

在筑构生命花园之前

我们内部

早就铺满了各类毒草

而神

甚么话也没说

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时间

还来不及做完一场梦

生命的周期又到了

一缕轻烟

升起于虚空之中

又无声无息地

消散于更大的寂灭

否定病 没有必要

阻止褪色与老化没有必要

执着，据说毒性很大

当然没有必要

扬弃 没有必要

被扬弃也没有必要

豁达 没有必要

超越 没有必要

魔 黑脸白脸黑脸白脸没有必要

佛 拈花一笑也无必要

短短一生

消耗在搜寻一把钥匙上

根本没有必要

门 就让它开着

云 就让它飘着

在此，时间默默的言说

那听不见的话语

一种

深层次的内在表述

说给水听，泥淖听

草丛中的虫子听

天空的飞鸟听，星子听

而我们的言语

却卡在喉咙深处，动弹不得

那是一把被锈了的铁丝捆住的

火

目的不在燃烧

而在

熄灭

化灰，一个冷冷的结局

当我们浮沉于

某种语言的控制与压迫中

我们就甚么也不想说了

大限已至

我们将面对一张茫然的脸

从空白处

读出更大的空白来

首先是我们形体与颜色的变化

大化中的一些小化

状似头角峥嵘，其实是

体内

突然长出了

钩状的

下颚（死前一种异形的入侵？）

背脊开始

微微地

隆起（或许暗藏某种无解的生命奥秘）

而全身一夜之间变红

这又是何种征兆？

红色，永远是一种危险的恶疾

河水红着脸

藻草红着脸 鹅卵石

红着脸，苔藓红着脸

浮游生物红着脸

躲在峰顶上偷窥的月亮红着脸

整条亚当河的呼吸是红的

我们的神

委顿地站在高高的云端

脸也是红的

红色，有时是一篇

扩散污染的讲词

甚至是一把

在他人身上挖洞，然后

埋下炸药的

刀子

但我们信仰较冷的东西

教堂不仅豢养一尊神

和一窝老鼠

也豢养着孤独

没有血色的孤独

比伤口深

伤口

比蹙眉深

蹙眉

比一间黑房间里喃喃的祷词，深

甚么是超地球经验的

宇宙讯息?

生命，充其量

不过是一堆曾经铿锵有声过的

破铜烂铁

但锈里面的坚持仍在

尊严仍在

猛敲之下仍能火花四射

而尊严的墙壁，是

悲凉

再过去一点，是

无奈

被剥了一层鳞甲

发现有一个魔藏在里面

再剥一层

魔又钻到更深处

我们一生最大的努力

只想找到

一个神

不一定就是天国的那一位

我们继续往上游冲去

浅滩上都是锋利的残岩碎石

伤口无言

我们的嘶喊连自己也听不见

宿命

一种神奇的另类基因

不让我们停下来

鳍摧折

头为之破裂

肚腩翻转，提前向天堂漂去

祈祷是一双多余的手

伸出去

无人拉他一把

大悲咒

比饥饿更狠，更会啮人

我们只剩下伤口

一种久久不瘉的绝望

末日

或许正是另一场暴风雨的开始

我们和命运做生意

不赚也不赔

我们习惯在砧板上

展示一种无奈的宿命的温驯

肉身的意义

唯有饥饿的野熊和

贪婪的蛆虫懂得

而灵魂

顺着一只瓷盘的倾斜

一路尖叫着

滑入腐味呛鼻的时间隧道

平生有两件庄严而神圣的事

做爱

和死亡

其实二者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冷雾

而且 绝不动情

海誓山盟可笑得像额上那块多余的赘肉

排卵：混沌初开

射精：乾坤始定

我们以一种优美而舒缓的姿势

合抱一个宇宙

这时，天空掉下一把锁匙

轻轻插入

一个寒意甚重的体内

一间黑暗潮湿而深邃的厢房

骚动，里面有一匹兽在挣扎

情欲的化学反应

沁出一种凉飕飕的雪的体香

最后在上空守护的天使齐声合唱

所有的门打开

所有的窗子打开

天光直射而下

远处

死亡和重生的钟声同时响起

这跟教会无关

跟河水的暴涨暴落无关

跟峭崖上那只独栖的老鹰

也无关，青草衰萎

可能在另一场夜雨中复活

这种兔子的逻辑简单的可笑

其实，这跟兔子和可笑也都无关

跟情欲无关

两情相悦而碰出的火花竟然是冷的

这不由得你不相信

唯DNA

是一枚绝对的

只可慢孵不可急就的

蛋

这是唯一的原则

不论是交配，或自渎

4

我们没有更高的奥义

并不比一片草叶的存在

更具先验性

在神的面颊上

我们仍只是一滴永恒的泪

死亡

或可称为

另一种形式的遗忘

秋天，谁管它落叶的忧愁

为何是黄的

长长的旅途

短如一声枪响

张口轻嘘

烟，散去

虽比虚空具体一点

而终

归于虚无

用火凭弔自己

不失为一种理性的祭奠

融入大化之前

我们无法判断

陈旧的悼词与带有霉味的笑声

是否仍是

最后晚餐的主食?

我们怀疑

是否就这样，亡故

像火的衣裳

灰了

像青苔下面的石头

哑了

生命周期又开始归零

死亡

是一艘刚启碇的船

满载着

下一轮回所需的行囊

以及一身铮铮铁鸣的骨架

以及，为再下一次准备的

骨髓里的

带刺的孤独

远离昨日，一册翻破了的书

远离水，云端飘起

一个早就被拧乾了的魂魄

神，在屋顶偷窥

我们张口大声呼救

而满池的荷花依然笑得如此灿烂

远离童年

一两枚铜板便买来整个世界的童年

远离美好的诺言

（那水中的喋喋是我们早年的诺言？）

远离龙门

那梦魇的闸口

进去一身伤痕

出来一身疤。远离江湖

十年灯火在夜雨中一盏盏熄灭

涛声，远离码头

远离我们胸中毒性很强的乡愁

远离肌肤，远离各种器官

远离情爱

远离那些招惹蛆虫的欲念

你们

可以用盐腌我们

用火烤我们

切时间一样的切成块状

割历史一样的割成章节

然后装进一只防腐的铁罐

扔入深渊

一个荒凉的黑洞

不，一个未预期的抵达

最后我们又回到

一个巨大而寂静的茧

一次鸿蒙而深邃的

睡眠

诸神从天帝的双眉中央出生

据说那正是我们灵魂的产地

其实谁又在乎我们的死活

直到厨师把我们端上餐桌

美食当前，请用请用

剔骨头的动作

使全身的零件乐得吱吱发笑

我们内心却嘿嘿连声

被强烈的胃酸溶解只是初步的过程

肉身化了

还有骨骼

骨骼化了

还有磷质

磷质化了

还有一朵幽幽的不灭之光

我们不怕暴尸

佛祖喂虎

我们喂鹰

同样能享受冷酷的快乐

鹰的食欲

成全了我们高层次的理想

肉身

原本是承载基因的容器，或

解构主义者所谓的臭皮囊

一个形销骨蚀的结局

又何尝不是另一次旅程的启碇

当我们被稀释为

水中的微生物

我们终于在空无中找到了本真

新的机遇

也是新的轮回

麻麻的，有点痛

一种初醒时的怔忡

我们，安安静静的溶解

全生命的投资

参与一个新秩序的建构

一个季节之外的太和

我们开始

以另一种形式优游于

激湍与凶恶的漩涡中

十月的黄昏

隔年的雪比秋水温柔

河滩上的沙石比落叶温柔

我们载浮

载沉

最后在沙丘上相拥而眠

淡淡的夕阳

微温的梦

我们等待蜕变成为蜉蝣

犹之一群白鸽

劈哩啪啦从魔术师的衣袖中飞出

单细胞

富于蛋白质

此外就别无含意了

一种令人惊悚的

而又那么自然的

不存在

神在远方监视，看着我们

把腐败的肉身

一丝丝分配给每一个子女

吸吮血水就够了

泪则留给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一些盐，一些铁

一堆熊熊的火

我们抵达，然后停顿

然后被时间释放

伟大的流浪者
——鲑鱼生态小史

日前专程去亚当河（Adams River）观赏四年一度的鲑鱼洄游。这是一次令人难忘，令人欷歔而沉思的知性之旅，“观赏”二字实在不宜用在此地，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乃是一场生命的悲剧。下车时，我第一眼便看到告示牌上贴有一张说明：“向红鲑致敬（Salute to Sockeye）！”因当时游客众多，拥挤之下也未看清内文说些什么，只听到河边传来一片惊呼叹息之声。

开始我们是以一种看热闹、观赏奇景的心情来到这里，但看过之后，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郁闷沉沉地压在心底，有些惊悚，有些悲悯，但更多的是感受到生命的悲凉与无奈，以及无与伦比的尊严。

我们先经过一座小石桥，桥上挤满了男男女女各色人种，我随着他们的面孔探首下望，果然是一幅奇景：潺潺的小溪中，水流甚浅而湍急，其中挤满了成千上万尾鲑鱼，每尾都在十磅左右，全身血红，一尾接一尾拼命往上游。其实不是游，而是爬，是跳，是冲，不吃不喝游过数千里的旅程，来到此地早已精疲力竭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原来的家，然后在这里产卵，完成绵延后嗣的伟大目的，然后无牵无挂，无声无息，却无比庄严地死去。

因此，在那狭隘的溪流中，在那万头攒动的鱼群中，有些是伤残，大多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有些已告死亡，断头裂尾，惨不忍睹。伤残的据说一方面是由于争风吃醋，相互斗殴所致，再方面归咎于拼命向上游跃去时被残岩碎石割伤，而最后当雌鲑产完了卵，便与守卫身旁奄奄一息的雄鲑双双偕亡。

鲑鱼是一种神奇的动物，有其可歌可泣的一生。它们有着远超人类的体力，耐力，和难以解释的特异功能，也有人类不可企及的德行;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不惜以整生的时间和血汗去争取；它们一出生便面对一个严肃的

问题——生与死。它们是否活得快乐，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却知，他们死得十分壮烈而又心安理得。

鲑鱼有其神奇的一生，说来令人惊讶不已。它们在太平洋沿岸的淡水河流或小溪中出生，然后游向大海，在太平洋度过下半生，在生命周期将结束的前一年，即开始洄游，快速而准确地回到它们的原产地——那遍布北美的数千条淡水河流——在此产卵，然后死去。

十月间，我们在亚当河所见二百多万尾与激流搏斗，拼命冲上浅滩的红鲑鱼群，就是从几千里外的太平洋游回来的。在抵达淡水河之前，鲑鱼即不吃东西，其长途航行的体力全靠贮存体内的脂肪与蛋白质来维持。据研究鲑鱼的专家说，鲑鱼体内有一个生理时钟，时间一到，他们便会自动按时回到原来的出生地产卵。他们如何让能从数千里之外找到回家的路呢？这个问题迄今还是一个谜，但有些科学家认为：鲑鱼的航行主要靠太阳和星辰导航，并利用地球的磁场找到突出的海岸线而沿着航行。最近的资料显示：红鲑鱼群的迁徙乃是配合海浪的波动，海水的温度与咸度而行进的。它们尤其会利用一种特异功能——嗅觉——来找路，可以闻到它们曾经路过时自己留下的特殊体味。这真是玄妙得令人难以置信。

鲑鱼通常于秋末冬初产卵，孵成鱼苗后得在淡水河中待一年才慢慢游向大海，度过它们为期约两年的成长岁月，最后一年开始洄游，一旦进入淡水河流，它们的颜色与体型都会发生变化：雄鲑会长出钩状的下颚，背也会微微隆起。雌鲑此时侧身而卧，用力摆动尾巴，挖出一个洞穴，然后伏在其中排卵，而雄鲑（有时数尾）会围着雌鲑射精，将卵子抱住使其受精，最后雌鲑以它最后仅余的一点力气搧动砂石掩盖这些受精卵？

完成这一神圣任务后，鲑鱼的生命周期即将结束，半个月内便告死亡，部分尸体被鸟兽吃掉，另一部分则在水中腐化，成为饲养幼鲑的养料。这使我想起龚定庵的两句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第三章



浮瓶中的书札

致母亲

昨日你是河边的柳
今日你是柳中的烟
你是岩石，石中的火
你是层云，云中的电
你是沧海，海中的盐
你卑微如青苔
你庄严如晨曦
你柔如江南的水声
你坚如千年的寒玉
我举目，你是浩浩明月
我垂首，你是莽莽大地
我展翅，你送我以长风万里
我跨步，你引我以大路迢迢

——摘自洛夫《血的再版——悼亡母》

1

守着窗台上一株孤挺花，我守着你

一个空空的房间

空得

像你昨天的笑

窗外是一个更空的房间

昨天你的笑

是一树虚构的桃花

风吹过，其中一瓣正要飘落

还来不及伸手接住

便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碎成一堆玻璃

壁钟，滴落的永恒

我以为走一圈

总会在某个数字上遇见你

……10点我遇到荷马

11点我遇到莎士比亚和卡夫卡

11点半我遇到伤心的李商隐

12点我遇到徐志摩在康桥

望望钟面

发现你已停在9字上

原来睡着了，不走了

你与钟声同时疲倦了

从已知走向未知而后走出那间

装着昨日装着

桃花般笑容的

房间

我守着你

看着你冲出玻璃钟面

与时间以俱碎

破碎的后果

倒不如何令人忧心

因为

它后面还尾随着更多的破碎

新创未癒

旧伤又裂开了口子

从中可以看到一支爆燃的火把

透明的灰烬

时间的烟

玻璃和灰烬和时间一同拒绝腐烂

我完全能看见你

却永远走不进

你那空空的房间

隔着玻璃触及你，只感到

洪荒的冷

野蛮的冷

冷冷的时间

已把你我压缩成一束白发

2

我，天涯的一束白发

雪水洗白的，这之前

秋风洗白的

在秋风中流窜的

曳光弹洗白的

战争，那年在梦的回廊拐弯处遇到

我便跟它走了

跟它步入雨林，踏上险滩

在散落的一页历史中登陆

椰林，古厝，渔人和他腥膻的梦，以及

锅盔煮沸的血与酒

炮弹与山顶上一块石头互撞而

爆发的火花

倒也仿佛史书中暧昧的一笑

我也曾潜入深海

捕捉那只吐血的乌贼

我一低眉

便看到帽檐下的死亡

果然有人抛起一块雪白冰冷的手帕

把昨日

把你和我和整个世界的声音与愤怒

轻轻盖住

一水之隔

时间之外

我拥有的仅仅一瞬

而你已超越了子嗣与宗庙与族群，与

一箱又黑又破的裙子

超越了房屋与钱币

超越了荣誉与羞辱

你点燃它们然后穿过熊熊的火焰走向远方

你燃烧自己

让清白留给化灰的骨髓

因而你也超越了大地，庄稼，牲口

超越了蚯蚓

吞食泥土而

排泄百年孤寂的蚯蚓

你超越了抽屉和记忆

黑白照片，针线盒，万金油

干瘪的壁虎尸体。最后翻出一个

脱落而永远无法缝上的黑纽扣之梦

你超越了

遗忘

于是你抵达另一个驿站

那里有着令你不安的

陌生的静谧

你分不清楚

这一次是进入，抑或退出?

是了结，抑或继续?

你说

那里极冷而天使已敛翅睡去

渡船由彼岸开来

你说回家了，烟，水，与月光

与你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

每一幅脸都已结冰

下雪了吗?

我负手站在窗口

看着雪景里的你渐渐融化

一只鹤

向漠漠的远方飞去

这时我骤然转过身来

看到坐在床边的自己

默默地读着你

装在镜框里的那一句

虚悬了很久的

唇语:

在那病了的年代

贫血，便秘，肾亏，在那

以呼万岁换取粮食的革命岁月中

我唯一遗留下来的是

一条缀了一百多个补钉

其中喂养了八百只虱子的棉袄

和一个伟大而带血腥味的信仰

3

想起脐带

两个不同半径的圆之所谓的切点

叶落，果熟

切点的疤痕

也正是果实的蒂痕

果实向树告别

核，回归大地

这与地心吸力何干？（牛顿茫然）

那沉重的

坠地之声

是我对母亲最后的一声呼唤

地层深处，你可听到

一阵疼痛的回响

但我一直未曾搞懂

这个切点

是你的终点，或我的起点？

我开始腐蚀，或你开始重生？

坐看云起时

不知山那边的桃花开了没？

晨鸡啼醒了我的世界

天狼星吞食了你的世界

繁枝容易纷纷落

嫩叶商量细细开[1]

开。

落。

枯。

荣。

生。

死。

我们选择那一项?

那一项也无从选择

或者，我们乖乖地俯首

被每一项选择

其实，选择或被选择

又何异于地窖里的一坛酒

甜也喝光

苦也喝光

最后把酒坛掷向墙壁

粉身碎骨的是陶片

---

①杜甫诗句。

叫痛的是墙壁

一根火柴燃烧的时刻

远不如烟那么长

你曾叹息：人如蚁群

那些个仓皇奔走的投机分子

但把房屋盖在坟头上的蚂蚁

又何尝不是积极的现实主义者

前生，与

今生的距离

只隔着一层雾

你听，雾中一个男子在饮泣

且喃喃在念一首诗

“清明时节雨落无声

烟从碑后升起而名字都似曾相识

一只白鸟澹澹掠过空山

母亲的脸

在雾中一闪而逝”

刻在墓碑上的字

大同小异

刀痕与青苔

大同小异

躺在里面的和跪在外面的

大同小异

深山中

还有甚么比黄昏的寺钟更令人惊心

没有，绝对没有

除非陶渊明之辈，他那种

对云的信仰对水的痴迷

对一朵野花的心旌摇荡

直教人生死相许

有人看到一队唐朝的兵马

开进了纽约的博物馆

这是可能的

王维住在谢灵运的隔壁

完全是可能的

两人同时看到一条娇娆的锦蛇

被乍然升起的月亮惊醒

也是可能的

息交绝游而改与风雨做朋友

是一种可能

半夜从溪水中听到

落花和游鱼的对话那就更可能了

生命有时卑微

满山坡的狗尾草在风中骚动

生命有时崇高

金龟子日夜帮上帝搬运粮食

母亲，关于爱，关于刀子

关于二者狭路相逢时

可能发生的尴尬场面

我将无辞以对

我在你坟前轻声祝祷：

愿世人的泪

酿成一壶酒

醉成一尾鱼

游成一行诗……

4

不朽

是蜉蝣和上帝之间的

一种形而上的暧昧

蟑螂

亿万年前就已找到了永恒

而你，母亲啊！

却长期蜷伏在摇椅中猫着[2]

维他命的瓶子空着

自来水龙头兀自滴着

世道贫瘠，全城的嘴长满霉菌

讲演，格言，选票

色情网路，满街始乱终弃的狗仔

你在伤风的电视机前猫着

在厨房猫着

锅盆刀杓叮当作响

你说得好：与其锈了烂了

不如提前碎了

下雨天，你在火炉旁猫着

读早报，读老人保健须知

读《罗马帝国覆亡史》中那个最伤心的句子

火焰中，马铃薯

做了一个皮开肉绽的噩梦

你在无害的

豆腐乳般封建的习俗中

---

②“猫着”，北京俚语，意谓安静地待着。

猫着。在单调

荒凉而绝望的

夕阳里猫着

为了履行一种非理性的教义

你一再在产房猫着

在血中猫着

于今

茫茫然，你在云端猫着

朦朦然，我在雾中猫着

冷冷然，你在灰中猫着

空空然，我在天涯猫着

今晚，我以一张白纸的安静

守着你，和

你那空空的房间

致诗人

诗，是存在的神思。

——海德格尔

1

孤绝

诗神之目

以飞鸟横空的高度

俯视

行将在时间中一一崩溃的城邦

王者的自以为是

自以为

寂寞的品质似乎也高人一等

且容易发怒，怕一群人聚集，怕苍蝇

怕苍蝇的翅膀掀起胸中的雪崩

读镜，他站在一滴血的前面流泪

一言不合便撕稿纸如撕死亡契约

啊！世事无常

正因为无常便有了无奈无助不洗澡不换衣的藉口

举杯，他以泡沫向

世界发言

泡沫沉浮中一匹白驹

在追逐一只苍狗

醉了，即将到手的永恒

却在极度牙痛的那晚匆匆蹓走了

“目光扫过那座石壁

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①

创造的意志，如刃

锋芒所及

划下了创世纪的第一刀

而罗列的城邦，亦如

梦一般空空的酒瓶

诗的话语，亦如

满地的烟蒂

一种袅袅的孤独

不作无聊之事何以遣

有涯之生

你们对着月亮最阴森的私处脱裤子

你们野蛮的器官

刺藤般高举，瞄准

然后击落

天上最亮的一颗星子

---

①摘自拙著《石室之死亡》第一首。

你们一再追问:

穿过耶稣手掌

狠狠捶进上帝心脏的那枚铁钉

和隔壁木匠捶进木头直逼生命核心的

那枚铁钉有何不同?

木匠将钉子捶进木头的核心

大都没有异议

而钉子穿过耶稣的手掌

通过约旦河，红海

直达神的心脏

却舆论哗然又是何故?

某些诗篇曾论及

铁与血的誓盟及其荒唐

神的尴尬源自

各各答山顶一块巨石的桀骜

或许泪最谦卑

自始既往低处流

血，救赎的玫瑰

通常盛开在我们肉体最肮脏的下水道

而剑，肯定直奔

尼采这类汉子的胸膛

据说只要一根芦苇

你们便可与上帝对话

海滩上一只空空的白蚌壳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但它知道

珍珠和痛苦总有一天会被人掏空

你们说：烟升起，鸟便有了第三只翅膀

多么神奇的隐喻啊，

神把创造世界的纪录

写在每棵树的年轮上

而你们守护的孤独

是最毒的那一株大花曼陀罗

鸟啭众山静

花吐

一溪烟。

何其吓人，如此之

最具威胁的

神性之美

我，与

大自然的

泯灭，我

与大自然的

融合

譬如一只鸡蛋

蛋壳是我

蛋黄蛋白也是我

完整是我

破碎也是我

这是毋需逻辑支持的论述

大美无言

神迹

创造伟大的荒谬

2

更荒谬的是死亡

大悲无言

寂灭，属于另一类之美

不需辩证，唠叨

像一根绳子紧扣住语言的脖子

你说：诗是逼近死亡的沉默

也许是

但诗，不也是

把满山花朵叫醒的鸟鸣吗?

大江迷濛

你躲在雾里说:

纵一苇之所如

其实此时你已进入

一种泰然的死亡状态

秋叶飘零，落花踊舞

豆荚在烈日下静静地爆裂

你安详地观察每根草在风中的动静

你看到，一朵花

在情欲高涨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当你正陷于生死莫辨的困境

只见

一匹白马

向一座孤寒的峰顶奔驰而去

一只兀鹰，嘴里衔着落日

自危崖俯冲而下

当太阳

再度从废墟中升起

蚯蚓，泥鳅，牛粪虫

从秽土中冒出伧俗的头颅

吐出一个个

忧郁的气泡

忧郁的早晨和早晨的大地

忧郁的城市和城市的春天

忧郁的稻穗和稻穗的黄昏

忧郁的蚱蜢和蚱蜢的童年

忧郁的池塘忧郁的荷花

忧郁的南山忧郁的陶潜

忧郁的酒壶忧郁的菊

忧郁的史籍忧郁的风雨

忧郁的山海经忧郁的蠹虫

忧郁的水缸忧郁的蛇

忧郁的广场忧郁的铜像

忧郁的上帝

忧郁的抽水马桶

忧郁的

满街飞扬的锡箔纸钱

燃烧之后

继之以残灰

酒酣之后

继之以悲歌

3

酒店尚未打烊

夜色犹带微醺

我在巴黎街头的最后一盏灯熄灭时

与正在呕吐的波特莱尔不期而遇

不必惊骇

他身上的腥味跟蛇不一样

令人颤悸的

是在他内心深处萌芽的

一枚孤独的钉子

而蓝波的方法较为直接

他把语言锻炼成一块磁铁

吸出了钉子

让孤独

童贞般藏在更深的地方

你肯定知道

波特莱尔的梦有时高过埃菲尔铁塔

有时又低过

巴黎的阴沟

他的诗是忧郁者之目

是“溢满一百万滴眼泪的井

是冷却的金属，仍在闪光的熔炉”②

在每件事物中

他那隐藏很深的钉子

步步逼进

向那不断后退的上帝

对于诗人

最不朦胧的物质是

雾，一种灵性的灰尘

精神的颓萎

一种接近死亡的，逐渐失去个性的

铁锈味

你说你常在午夜的酒吧碰到李白

一位微胖的饮者

目光湛然而衣带飘逸的诗人

一位伟大的语言魔术师

他把生活写成花园

把花朵写成酒杯

---

②波特莱尔诗句。

把云彩写成衣裳

他把月亮写成江水中一艘玻璃制的沉船

他把仕途，写成

一只无枝可棲的乌鸦

把历史，写成

帝王流血不止的痔疮

把险峻的岁月，写成

冬夜火炉旁的一把酒壶

昨日的豪情

犹如黄河之水

奔流尚未到海便只剩下涓滴

君不见

早晨镜中的青丝

一到晚上便成了一把失血的韭菜

君不见

一张琴，楼梯似的横在胸际

哑默，堆积如灰

他把非理性的积木

堆成一个妙趣横生的灵性世界

君不见

餐桌上的烤鸭飞走了

而两只腿仍留在盘子里坚持不动

啊！诗人把长安的秋色

吟成了日趋溃败的晚唐

一天，酒仙外出寻隐者去了

二楼的窗口传来杜子美的吟哦

冷肃，犹如

千秋之泪

苍凉，犹如

窗外走过的雨鞋声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从他这纯现实主义的节奏中

你可曾体悟到

蜉蝣永远不曾死透的理由

制作同样惊心动魄的游戏

触探同样万古常存的空无

王维则在嗑瓜子中找到了他的美学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瓜子壳儿极其准确地

一片片飞向

窗外雾一般开散的暮色

偶然昂首，只见

一只只归鸟飞身投入

他眼中的濛茫

四月，有着云的心情

涧边的野菊还来不及抬头

他又转过身子

走进了

另一条溪的水声中

4

披着灰尘的外衣

时间，轻轻触抚我

于一个江南下午的

天长地久的湿漉中

你说：这不是里尔克式的诗句吗?

沉寂是他的语言，唯一的声音

他最熟悉时间的秘密

而神思，对存在的神思

却是诗人心底的海啸

无人可以挺清楚他的

全身细胞的骚动与喧嚣

他那哑默的，神性的话语

足以使山岳倾圮，江河断流

犹如

巴哈走过G弦时的浑身颤抖

罗丹不懂

便挥锤猛敲沉思者的脑袋

不错，游戏要有规则

但诗不是生存的游戏

血肉淋漓的咏叹又何需合仄押韵?

语言，是

存在着对存在本身的威胁③

真实与美

一向隐匿在语词的解构中

陌生的事物

才是最初的真实

初生的，带有血丝的蛋

才是真正的蛋，原创性的蛋

一个圆得令人叫绝的

---

③海德格尔语。

外壳和粘糊糊的黄白之物不容分割的

洪荒而完整的

宇宙

里尔克惯常以诗祈祷

他沿着语句的斜坡

专注地滑向

一个纯真的未知世界

最后抵达

那蛰居在万物中的神

而蛋，正是神住得最久的家

至于欧洲 的梵乐希④

是另一类领风骚的人物

他曾一度失贞于语言的暴力

你知道，从此他将大部分时间

埋葬在梦与醒的边界

为了开发潜意思的混沌和无限的能量

他把智力的凿子磨了又磨

为了顺从

那纯粹事物的本质，顺从

---

④法国诗人，Paul Val ē ry（1871-
-1945），梁宗岱译为梵乐希，台湾诗界一向采用此一译名，大陆不知何时何人改译为保尔· 瓦雷西。

大自然神秘的意志

他敞开胸膛

任由海浪在上面刻着咸味的诗句

一块孤立的岩石

矗立在海滨墓园的中央

他醒在

比海更深的梦里

只好让死者继续他的梦，在天空

在一滴雨的轻柔的穿透中

在表达诗的连接形式是另一个秘密

这不是一个渐次推进的系列

而是

一连串冒险的跌跌撞撞

猛然一脚踏空的惊悚

你不觉得梵乐希是一个矛盾的结体吗?

不错，一棵结着石榴，而又

喂养一窝鲭鱼的树

多角形的头颅上

嵌着一幅多层次的脸

藏有一口袋的多元思想

白天面朝大众

夜晚侧耳倾听内心那只兽的嘶吼

你说他是一条蹲在穴洞中怀着思想怪胎的兽?

你说他一出生便是好几个人

他和许多个苏格拉底同时出生

死的时候就只一个

这一个死了

只剩下思想

思想死了

诗，才开始飞翔

梵乐希究竟是思想家，或诗人?

他打瞌睡时是思想家，脑子里的东西都是暂时性，过渡性的。今天的原理埋葬了昨天的定义。当他乍然从思想的岩石中醒来时，他便成了诗人；他认为语言只是手段，诗使它成了目的，因而便创造了稳定和永恒之美。诗是一个来自内在的平衡力量。诗是他的一种特殊思考方式。

5

我又忍不住要和你谈谈诗中神奇的东西

生命里的　道

生命外的　禅

庄子蝶的美学，东方智慧

天涯美学

超理性的宇宙美学

无非都是你眼中的混沌

和骨髓里的

凝固了的骚动

所共同建构的

一种高度稳定而圆融的韵律

一种远方的召引，以及

内心最深层的疑虑

不是蠢动　如魔

如某种喊叫

一座面目不清的城堡从雾中浮现

其实是一堆暧昧却足以使整个宇宙

长治久安的符号

据说，诗要具正法眼，悟第一义

诗而入神

才能逼近宇宙的核心

找到自我在万物中的定位

于是我们便开始

神与物游，与

日，月，山，川拥抱

共同呼吸

深山中的蝉鸣

仿佛从远古坠下的渺茫一线

紧紧维系着

与天地原神的往来

一只山鹰

从胸臆间飞起如魑魅山魈

衔一根野草，思接千载

饮一勺冷泉，视通万里

而后舍弃一切相忘一切

看到蒲公英忘了大地

看到浮云忘了天空

看到月亮忘了镜子

看到鱼忘了网

看到岸忘了船，看到

一队仓皇而行的蚂蚁

忘了饥饿，看到

从左耳斜斜掠过的雁群

忘了日落后的性冲动，看到

阵雨奔来，忘了

躲在门后口渴的伞

看到一株露葵

忘了太阳烤洋葱的辛辣味

树，忘了树

最后在锯木厂的木屑飞扬中

找到无数个自己

我，忘了我

才在事物的深处找到真实的我

神，在形体的背后踡伏

我的神不是形体

的确又存在万物之中

清净本原，即在山河大地

宇宙的美学

天涯的独唱

安安静静地躺卧在云里，水里

微温的夕阳里

……渐，渐，渐，渐如一只柔软的巨掌

向四面八方伸张的

钟声里。独白

一个没有声音的话语世界

其中的妙悟

是从一树非理性的果子上参出来的

而果子，甜就甜在那必然的伤痛

必然的溃烂

从火中攫取的泪

才是真实的珍珠

庄子在途中遇到一只娇艳的蝴蝶

又何必高兴得要跟随它飞进坟墓

李白从河里捞起的

只是一件褪了色的亵衣

用力拧乾，最后

拧出了一小杯月光

不知何时

诗人开始在咖啡中

掺入一汤匙哲学，一种

喉咙里卡着鱼刺的存在主义

于是，烟斗里

经常冒出大量的眼泪和

鼻涕。生存

败叶一般猥琐而聒噪

人们从不阅读历史，而梦

却不时被翻得噩梦连连

晚上拧开打，赫然发现

墙上挂着一幅割伤的脸

映在酒杯里变成了一条超现实的蛇

酒瓶抱腹横卧

花生米喃喃自语

厨房里响起耗子蹑足而行的窸窣

才写了两三行

诗人便笑了

笑声滴在稿纸上湿了一大片

有时，虚无

居然也提升为一种主义

同志不多

譬如马拉美之辈

诗句里的枪声带有浓浓的大蒜味

被射杀的

通常是自己被月光粘住的影子

而贴在墙上的影子从不面红耳赤

且大言不惭地

宣称卡夫卡是他表哥

因鄙视死亡

他也选择变成一条虫

他，服膺道

被蠹虫啃得坑坑洞洞的

道

他的诗，一辆破旧的车子

拿甚么去载道?

关于传统

他的辩词里调了太多的油墨

关于张力，陌生的语境中

他特别突出某个雄强有力的句子

犹之广场上

那座雕像作势欲起的阳具

关于使命感

酒后最豪情的誓言

转瞬间

便和烟蒂同归于灰

关于火，唯一的联想

是一段

从焚尸炉走进又从烟囱飘出的过程

关于明天

万里荒烟，踽踽独行

关于一只沙鸥老翅的沉重

关于一扇门的

沉默

不知何时

诗人的颜面上

又多了几颗后现代主义的雀斑

解构，一种随意性的再分配

譬如，在众目睽睽之下

脱下最后一条裤子而去

除了尴尬和虚妄

你真能看到他后面长出一条尾巴?

所谓颠覆

把一株白杨倒过来载

唯有俯耳地面

才可听到蛇群的耳语，冰冷的萧萧

还有，所谓谐拟

一种文字功能的精神分裂症

试看:

蛇的

鞋子

在洞口

孵出

一粒

毛茸茸的

蛋

（小丑逗得全世界发笑除了上帝）

语言

仍是我们神圣的庙宇

向汉子建构的世界敬礼

也向女性主义敬礼

向被情欲伤害的天使敬礼

明镜亦非台

红尘的趣味何其多元

上网和上床同样叫人发疯

诗人没有历史

只有生存，以及

生存的荒谬

偶尔追求　坏女人那样的堕落

其专注

亦如追求永恒

致时间

时间是概念，也是实体，好像它不存在，却又时时在吸我们的血，扯我们的发，拔我们的牙。时间其实是与生命同起同灭，孔子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陈子昂叹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既是对时间的知解，也是对生命的感悟，而里尔克则认为他的诗《时间之书》乃是诗人与神的对话，但又何尝不是与时间的对话。我的认知是：时间，生命，神，是三位一体，诗人的终极信念，即在扮演这三者交通的使者。

1

……滴答

午夜水龙头的漏滴

从不可知的高度

掉进一口比死亡更深的黑井

有人捞起一滴：说这就是永恒

2

另外一人则惊呼：

灰尘。逝者如斯

玻璃碎裂的声音如铜山之崩

有的奔向大海

有的潜入泡沫

3

都是过客留下的脚印

千年的空白

一页虫蠹斑斑的枯叶

时间啊，请张开手掌

让太阳穿越指缝而进入



你那无人抵达的暗室

壁钟自鸣，寂寞的鱼子酱

在拥挤的玻璃瓶里

憧憬着

日出后的授精



去年从八十层高楼听到的鸽哨

跌落在

今日午餐的瓷盘里的

只是一根

丧失飞行意愿的羽毛



譬如我的房屋，在寂静中日趋消瘦

对于风雨一向没有甚么意见

旧家具木头中的孤独

足以使一窝蟋蟀

产下更多的孤独

7

朝如青丝暮成雪，发啊！

我被迫向一面镜子走近

试图抹平时间的满脸皱纹

而我镜子外面的狼

正想偷袭我镜子里面的狈

8

其实死亡既非推理的过程

也不是一种纯粹

绕到镜子背后才发现我已不在

手表停在世界大战的前一刻

把时间暂时留在

9

尚未流出的泪里。我们

只要听到门的咿呀声便委顿在地

不知来者是谁，只知从门缝出去的是

比风阴险

比刀子的城府深

10

比殓衣要单薄得多的

某种金属的轻吼

秉烛夜游正由于对黑暗的不信任

举起灯笼

就是看不见自己

11

弃我去者不仅是昨日还有昨日的骸骨

伫立江边眼看游鱼一片片衔走了自己的倒影

不禁与落日同放悲声

滔滔江水弃我而去，还有昨日

以及昨日胸中堤坝的突然崩溃

12

还有墓碑

以及墓碑上空仓皇掠过的秋雁

白桦在死者的呼吸中颤抖

这里，鸦雀肆意喧闹而叶落无声

时间在泥土中酣睡

13

时间在城市里显得疲惫而任性

简单的生活，深不可测的机器

投币不一定保证自动贩卖机开口说话

便秘，然后是久久的等待

然后哗啦……掉下一个醉汉

14

一进入地铁便再也轻松不起来

他们搓着手，专注地等候

从口哨中仿佛听到大江的浪涛翻滚

一列快车从百年前的小镇飞驰而来

正好停在叔本华的后门

15

你好

好久不见，你的思想又瘦了些！

超级市场门口哲人的寒暄火花四射

菜篮里的鱼虾瞪着迷惑的目光

角落的那把雨伞原是三月的过客

泪水流向寂寞的街衢

16

我在城市里，镜子里

一具玻璃的身体里看到自己

头脑与性器同样软弱如刚孵出的虫子

一根长长的绳子牵着一匹兽

而被我拴住的日子却很短

17

不久我便和风筝同时来到秋天的草原

风筝上去了，时间把我扣留在地面

蚱蜢的岁月，不安的跃动

蒲公英的梦持续飞行

及至九月，我思想的矿脉终告耗尽

18

几经努力我仍无法飞起，这才发现

鞋子距离地球太近，距离灰尘

太近。有时我也想成为

一株枫树上最高的那片叶子

红得早，伤痛也早

19

在雪夜，我以白色的喧嚣镇压自己的冲动

一匹发情的豹子在体内窥伺

谁的手也抓不住它

啊呀，我的豹子冲出来了

满床精虫蠕动

20

摇篮中我儿子被一条白发追赶得不断换尿布

祖母的微笑带有浓浓的樟脑味

箱子里旧衣服的每个钮扣都很完整

唯有时间受创最深

墙上的日历被翻得不断冷笑

21

钢索是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

惊悚之路。飞出去，两肋生风

我们在下面以掌声把他送到彼端

他突然坠落，一把抓起地面自己的影子

扔上去，他接住，立刻穿上且装作仍然活着的样子

22

死前大家都要忏悔一阵子

前不见秋天后不见落叶，孤寂和谎言

玫瑰枯萎后留下的香气或许是另一种永恒

若未穿过铁衣

僧衣只不过是风中一块孤寒的布

23

无意中我又跨进了梦的堂庑

拨开蛛网和瓦砾

发现野荨麻中一堆青铜的钉子

楠木的大门久已无人进出

幽深的房间里我找到了那只抽屉

24

里面有一把形而上的钥匙

开启了我形而下的记忆

旧照片，过期护照（一种距离的辩证法）

指甲刀，咳嗽药水，镍币，刮胡刀，蟑螂屎

保险套（保险使你的灵魂更加完善）

25

这些都是时间之痂

岁月脱落的毛发

有人溺水而死，与时间一并下沉

又提着自己的头发浮了上来

一碗汤，上面漂着一片凄黄的菜叶

26

我恍然大悟

我欲抵达的，因时间之趔趄而

不能及时抵达

有时因远离自己

根本不欲抵达

27

有时因为风，风是我们唯一的家

梦从来不是，梦是堕落的起点

狗仔追逐自己的尾巴，我们追逐自己的影子

时间在默默中

俯视世界缓缓地坠落

28

大凶之年

所有萝卜都被吃光而大地不再怀孕

大家都知道，苦瓜的腹中

藏有一窝非理性的核

苦瓜凉拌革命，农民望着这个菜单吓呆了

29

吃萝卜

打了一个青色的嗝

吃苦瓜

打了一个空空的嗝

吃语录打了一个很馊很馊的嗝

30

这是历史，无从选择的沉重

时间，蛀虫般穿行其间

门，全部腐烂

脸，全都裱好悬挂中堂

恶化的肿瘤在骨髓中继续扩散

31

于是，我从一面裂镜中醒来

俯耳地面，听到

黎明前太阳破土而出的轰鸣

在母亲体内我即开始聆听

时间爬过青发时金属摩擦的声音

32

我学习聆听

开花的声音，树的乳汁流进石榴嘴里的声音

雨天竹子说着绿色的梦话

兵器互击之后钉子叩问棺木的声音

鸽子敛翅，黯然跌进油锅的声音，以及

33

第一场风雪轰轰穿越历史的声音

接着就是茫茫的

一匹白

用那么多字记述一块冰融化的过程

你可曾听到历史家掷笔的声音

34

最后终于听到蚂蚁挖掘隧道穿过地球的声音

我想，那边可能

有更多瘦弱的好人和残羹剩饭

地球这边搁着一张梯子让人看得更远

但不久便被人抽走

35

虱子们也正在寻找

一个细皮嫩肉的新娘

喝惯了血当然嫌露水太淡

既非蝉，他们不喝秋水的挽歌

也不是萤，他们的行业最忌在屁股上挂一盏灯笼

36

或许缘于某种意识形态

游走于墙上的苍苔习惯往空洞的高处爬

你是否听到，轻俏的脚步声宛如

从时间的嘴里哼出的

一首失声天涯的歌

37

一朵直奔天涯的金色葵花

骑着从太阳那里借来的一匹马

它回头问我：你的家在哪里？

我默默地指向

从风景明信片中飘出的那朵云

38

优闲，比孤独更具侵蚀性

饮茶之

后，洗手

之后，便坐下来听远方的钟声

河对岸好像有人哭泣

39

我从来不奢望自己的影子重于烟

可是有时只有在烟中才能看到赤裸的自己

神的话语如风中的火焰，一闪

而灭，生命与之俱寂

我终于感受到身为一粒寒灰的尊严

40

存活

以蟪蛄的方式最为完整，痛快，有效率

微笑或悲叹，一次便是一生

时间形同炊烟

飞过篱笆便是夕阳中的浮尘

41

一脸俨然

时间是仅次于上帝的恩宠

对如此的神谕我点头不迭

而且把自己倒挂起来，轻轻一抖

刚发芽的梦便如铜钱般滚落一地

42

一个茧是一篇序？或是结论？

庄姓书生笑而不答

适时隔墙飞过来一只蛱蝶

啊哈！

骷髅中又开出了一朵娇艳的鲜花

43

有人在信封中塞进一片凋残的花瓣

说是为了

增添一些言语以外的东西

已然失落但并不想找回的东西

掉在地上击出火花的东西

44

俯下身子寻找

他在暗香浮动中看到一滴血

血迹中一个啜泣的幽魂

这时月色暧昧

星群全盲

45

钥匙试过所有的豪门巨宅

就是找不到一个合身的锁孔

拔出来自然容易

而再要插回去——

锁孔已然锈死，而且

46

里面早已无人。不住于相（金刚经）

有没有锁孔病不重要，我们

何需找回甚么因为并没有甚么失落

除了风中的昨天

除了从墙上相框里走失的童年

47

其实我是一个宽容的锁孔

甘愿对任何钥匙开放

请轻轻插入，徐徐推进

不要怕触及那淫晦的内心

我的贞洁也在里面，藏得更深

48

百代过客，有没有住店的?

一个脚印消灭了另一个脚印

而躲在我们体内的蛀虫

开始向灵魂一节节地钻进

伺机蠢动

49

李白三千丈的白发

已渐渐还原为等长的情愁

时钟走了很远

到达永恒的距离

却未见缩短

50

好累啊

秒针追逐分针

分针追逐时间

时间追逐一个巨大的寂灭

半夜，一只老鼠踢翻了堂屋的油灯

51

我一气之下把时钟拆成一堆零件

血肉模糊，一股时间的腥味

嘘！你可曾听到

皮肤底下仍响着

零星的滴答

52

于是我再狠狠踩上几脚

不动了，好像真的死了

一只苍鹰在上空盘旋

而时间俯身向我

且躲进我的骨头里继续滴答，滴答……

致诸神

“上帝之国”绝不是 一个人可以期盼的，

它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

在一千年内它也不会降临。

它是内心的一种体验，

它无所不在，但又不在任何地方。

——尼采

1

去夏的蝉

叫出漫天的浓雾

继而又纷纷洒落成

晚秋的落叶

神啊，这时你在哪里？

雾里的鸽子闯进盲者的眼睛

我闲闲地端起酒杯，看着

一把古剑穿越历史

最后飞入一堆废铁

神啊！这时你在哪里？

落叶累次跃起渴望重返枝头的企图失败之后

石头日趋沉默

而

墙上的钟摆不停地抛弃自己

神啊，这时你在哪里？

纸片在水里忘了骨头

船在岸上忘了钉子

鱼在餐盘中

忘了刀与砧板的共谋

神啊！这时你在哪里?

洪水滔滔

风雨以绞链勒死这个城市

方舟在水涡中急遽地打转

诺亚抱着自己的尸体登岸而去

神啊，这时你在哪里?

头和脚换了位置

人和地下的一窝蛇换了位置

地震之夜，大雨和泪换了位置

群鬼乱舞，啸声四起

神啊，这时你在哪里?

以色列的子弹

一路哭着走进巴勒斯坦的大地

双方的天空同时皮开肉绽

耶路撒冷下了一场黑雪

神啊，这时你在哪里?

我被时间日夜追缉

躲入书本中又给一群圣人吓了出来

大家短命我又何苦霸占肉身不放

日历每天都要叫一声痛

神啊！这时你在哪里?

一只小鸟撞上高空的飞机

蓝天的脸骤然变色

而风筝独步的领空

流星与雁群都纷纷让路

神啊，这时你在哪里?

圣经中的石头纷纷投向

那淫妇龌龊的头颅

禁欲主义的暴力

砸得荷花躲进污泥大呼我主慈悲

神啊，这时你在哪里?

2

我知道你在那里

在蝉鸣

　　蝉鸣的寂静中

在浓雾

　　浓雾的空忙中

在晚秋的落叶

　　落叶孤寒的魂魄中

在鸽子

　　鸽子翅膀释出的和善中

在盲者的双目

　　盲者双目炯炯逼人的光芒中

在酒杯

　　酒杯风平浪静的泪水中

在古剑

　　古剑失去英雄和马的悲叹中

在历史

　　历史一觉醒来的喃喃自语中

在废铁

　　废铁从炉火中站起来的铮铮而鸣中

在石头

　　石头被鸡蛋撞出的火花中

在一堵墙

　　一堵墙的嘿嘿无言中

在钟摆

　　钟摆把时间切割得哼哼唧唧中

在纸片

　　纸片制成钞票培养细菌的悔憾中

在水

　　水究竟载舟或覆舟的迟疑中

在骨头

　　骨头对皮肉的思念中

在船

　　船与一群抹香鲸的共舞中

在岸

　　岸与岸的瞠目对视中

在钉子

　　钉子深入掌心后的呻吟中

在一尾鱼

　　鱼的冷血的沸腾中

在餐盘

　　餐盘碎裂后的沉默中

在刀子

刀子放下却无人成佛的追悔中

在砧板

砧板与一块肉的激辩中

在洪水

洪水涨到胸口的狂笑中

在风雨

风雨生信心却让一池鱼苗流失的困境中

在绞链

绞链与脖子的恩怨中

在城市

城市欲望怪兽的吼叫中

在方舟

方舟迷航的焦虑中

在诺亚

诺亚如水后双手的挥舞中

在水涡

水涡绝望的旋转中

在尸体

尸体在轮回途中寻找灵魂的颠簸中

在头颅

头颅的摇摆中

在脚

　　脚的蹒跚中

在人

　　人与影子的追逐中

在地层下

　　地层下所有生殖器的蠢动中

在一窝蛇

　　一窝蛇拥着一团冷冷的梦取暖中

在地震

　　地震情欲突发时的颤抖中

在大雨和泪

　　大雨和泪的咸腥的纠缠中

在星群

　　星群滑入银河的惊呼中

在啸声

　　啸声震得壁上的夜色纷纷而落中

在以色列的子弹

　　以色列子弹盲目的飞行中

在巴勒斯坦的大地

　　巴勒斯坦大地的惊怖中

在天空

天空被闪电撕裂的怒吼中

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野蛮的钟声中

在黑雪

黑雪如何变白的深思中

在时间

时间骰子的滚动中

在书本

书本安静的睡眠中

在圣人

圣人面对千年空白的独语中

在肉体

肉体与肉体撞击出的火花中

在日历

日历被撕毁时的桀笑中

在永恒

永恒遇到蜉蝣时的尴尬中

在一只小鸟

小鸟的歌唱中

在一架飞机

飞机与地球扭斗时的狂啸中

在蓝天

　　蓝天的开怀大笑中

在一幅脸

　　脸在被拉下面具时的挣扎中

在风筝

　　风筝突然断了线的欢呼中

在圣经

　　圣经里跑出一群耗子的惊愕中

在石块

　　石块见到一只鹦鹉的呐呐中

在淫妇

　　淫妇太多额外支出的苍白中

在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的欲火暗烧中

在暴力

　　暴力在街头碰到甘地时的苦笑中

在荷花

　　荷花淫荡的笑声中

在污泥

　　污泥纯真的拥抱中

神啊，我知道你在那里

在并不存在

却又无所不在

遥不可及而又

随手可触的

万物的

深不可测的幽微处

3

神啊，其实我知道你也藏在

　　我的头发里，以及

头发冲冠时的愤怒中

　　我的额角上，以及

额角被一盆月光冲洗后的光泽中

　　我的鼻子里，以及

鼻子的布尔乔亚的淡淡的忧郁中

　　我的老人斑上，以及

老人斑邂逅青春痘的错愕中

　　我的胡须上，以及

胡须被视为一种性征的偷笑中

我的眉毛上，以及

眉毛的飞翔中

我的牙齿上，以及

牙齿的动摇中

我的舌头上，以及

舌头长出莲花时的兴奋中

我的手心里，以及

手心熔化一吨钢的热度中

我的脚板上，以及

脚板与马路的斤斤计较中

我的皮肤上，以及

皮肤被翻过来再抹上盐的恐怖中

我的毛孔里，以及

毛孔吸进了太多谎言的噩梦中

我的肌肉里，以及

肌肉脂肪过度燃烧的忧虑中

我的血管里，以及

血管游进了一条黄河鲤鱼的诧异中

我的骨头里，以及

骨肉断裂铿锵有声的骄傲中

我的魂魄里，以及

魂魄面前耸立一座蜃楼的迷惘中

神啊，我知道你在那里

在我的皮囊之外

骨髓之内

躲躲闪闪于我

影子的左右

冷

一块寒玉的硬度

和贞洁

一颗在烈火中炼了千年的

黑水晶的心

4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老子有没有冤枉你

从一座座历史的废墟里

镜子里，都可找到答案

那阴晴不定的眼神

宛如一条斑斓的花蛇

逼视着

那颗鲜红而羞涩的苹果

吃，还是不吃呢?

终于我们被迫

做了一次近乎愚蠢的抉择

于是便有了

“人为妇人所生

日子短少

多有患难”的结论①

其实我更爱吃桃子

我爱桃子里面熟透了的

带点四月暧昧的

意淫味的

悲凉的

汁

感谢你曾允许我

选择一种有品位的表述方式

大声咳嗽之后便有了

一种倾向

---

①见圣经约伯记十四章

一种可能

一种终将与你背道而驰的主张

我吹起前进的号角

催促一双靴子走过盈尺的雪地

一脚深，一脚浅

一脚虚，一脚实

一脚超现实

一脚言不及义的老鸦啼叫

一脚我

一脚非我

一脚未知

一脚滴水不沾便登上了彼岸

我的血里

有着太多的你的能源

与一罐糖和蚂蚁

我无意背叛你

而你不仁你视我为刍狗为

秽土破砖残瓦蓟草废纸粪便为腥膻四溢的死鱼

贪婪的

蚊蚋为阴沟的老鼠为卵子怨恨而予遗弃

的保险套　　又如何！

但我并非万物

我是千树樱桃中的一颗

我是万物中的一

独立于

你眷顾你掌控你威逼之外的

一个由钢筋水泥支撑的

个体。也许你可以

用双脚（像噩梦一样）践踏我将黎明的胸口

月亮正要沉落

我的一只公鸡

正要啼出一顿丰盛的早餐

我胸口的那把钥匙

却不许你拿去开启我那神秘的意象

还有，那些

含有清新薄荷味的词语，和

那制作精巧的暗喻，和

触目惊心的标题

世界突然在一个简单的句子里亮了起来

这时我才发现

我的神通和狂妄都不输于你

草率的七天，粗俗的世界

你的每项工程都留有不少缺陷

红尘中除了灰便是烟

天国之旅步步惊险

你看，摩西走得好快

让后面的队伍全部灭顶于凶猛的红海

海啸，地震，龙搓风，水灾，森林大火

虱子，梅毒，罂粟，猜忌，欲望，权力

天地不仁，我早就知道你会反扑

世界末日

早就在麻将桌上劈哩啪啦传开

无所得，无所失

万物之灭不过是形式的转换

死亡只是邻室的鼾声这个问题不大

问题是如何摆脱诸魔的纠缠

脱离六道轮回的苦境

我当然也需要救赎

你下次降临时

摆脱请为我带一份DNA

一个可以使我再生的基因细胞

你看我又活了

仍是万物之一

一堆不灭的有机碳水化合物

一个无限小

也无限大的宇宙

但我仍需要救赎

尤其先得喂饱那空瘪的灵魂

并唤醒躲在天堂贪睡的基督

我不必从书本中找到信仰

不必从读经，祈祷，声泪俱下中

找到爱

你看他们那张嘴

满口假牙的嘴

福马林气味很浓的嘴

神啊，我需要救赎

我一直瘫软在你手中的

伤亡名单上

还有我许多待救的朋友

以及刍狗的

刍狗



向废墟致敬

般若实相，非一项，非异相，非有相，非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一相，非非异相，非有无惧相，非一异相，离一切相，即一切法。

——《金刚经般若波罗蜜经》

1

我低头向自己内部的深处窥探

果然是那预期的样子

片瓦无存

只见远处一只土拨鼠踮起后脚

向一片废墟

致敬

2

自那块砖头从我胸口移走之后

梦，一个个浮了起来

一条毛虫从宇宙的黑洞爬出

我忘记是否曾经来过这里

只知道风不是衣裳，云不是伞

阳光施舍的只是一些染发剂

3

习惯裸睡

衣服是最具包容性的夜

他习惯在黑暗中搂紧灼热的自己

从石头里醒来的那人，发现

他是唯一的裸者，面对他

所有的柑橘立即脱下发皱的皮

4

向裸者致敬

向秋天最甜的那棵石榴致敬

他们除掉衣服

也就除掉了灵魂的栅栏

大街上人群熙攘

都在搜寻一块石头，和它的门

5

但我找到的

只是石头底下的一只老病的蟋蟀

和它那听不清的独白

而我的独白

与恰巧路过窗口的落日

的独白，温度一致而内容完全不同

6

我的喃喃自语言不及义，甚至

没有声音，在我制造的绝对寂静中

一堵墙突然在脚下倒下

许多人都被迫远离，都怕

被寂静中长出的一条毒藤缠住

他们说，我的诗在冷雨中浸泡的太久

7

如果把这些诗句拿去煮

或许你可听到它们沸腾时动人的节奏

说穿了，就像是

潜意识里孵出一窝生机勃发的豆芽

据说诗人的不朽

多半是建立在一堆荷电的头皮屑上

8

野芹菜的下午

妇人在断垣残瓦下暗泣

她以泪浇活了满园子的罂粟

这曾是一座灯火辉煌的豪宅

如今鼠辈们昂然列队穿堂入室

完全无视大门上目光逼人的铜钉

9

成为废墟之前

他们在烟尘里已预见一个不可妄测的来世

一夕溃败如摘断一棵野芹菜

他们穿着绚丽的夕阳

珍惜着历代收藏的咳嗽药和蜘蛛网

他们释放自己像一股失控的山洪

10

大厅墙上组幅照片的日渐泛黄

绝非偶然

我自己不会黄的，时间说

废弃的煤油灯，废弃的太师椅

太师椅上那个还留有前朝腻腻的味道

墙上的祖父拒绝变黄

11

历史中的雨天总有几尾鱼跌下来

遍体鳞伤，所幸刚好掉在

那面蛛网上

一个虚悬的梦，蜘蛛一觉醒来

只闻到满屋子的鱼腥味

历史的碎骨头散落一地

12

一过照壁，步入厅堂

即

碰到一堆燃烧过的旧事

吹开灰烬，蝙蝠飞入冷冷的残阳

实相无相，非无相

甚么也不是而墙角的饼干盒子

早已空了，蚂蚁正整队回家

13

记得大门口有一株高大的枫树

成为枯木只是昨天的事，有人扫走了

落时，留下了荒芜

和被寂寞吵死了的雀鸟。虚无，其本质

带有烟熏的焦味，接着

一群白蚁倾巢而出

14

树死了

河水干了

一双鞋在井边睡着了

继续腐烂

继续夸大脂肪与革命的矛盾

继续瘦下去及到树根露出了白牙

15

继续向

废墟表示谦卑而一群蟑螂脑袋

在抽屉里以苍凉喂养他们的下一代

化蛹本来就是死亡的预习

在最暗最暗的黑中

大道隐去，而非丧亡

16

如果说我是伊壁鸠鲁学派也不尽然

喜欢甜食却无意

占有百花中所有的糖和春天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如何如何

要我从一桶鲜奶中提炼出一把牛骨梳子

这事多么令人沮丧

17

我们常从那人滔滔不绝的演讲中

发现几颗粗粝的鹅卵石滚滚而下

大海靠浪花发言

大海靠浪花找到鱼的葬地

而他的言说充其量是一堆好看的浪花

卵石中的孤独，保持着

18

审慎的沉默

言语有时，静默有时，中间的距离

是水与浪的距离，盐与咸的距离

整理头发时唠叨，刷牙时唠叨

修指甲时唠叨，亵衣里面发出玻璃碎裂的响声

妇人征服了一个早晨，不，是伤害

19

我向最里面的那间厢房走去，无人

无声，无有半只耗子悄悄走过

井的上空吊着一水桶月光

一把提琴从幽渺的梦中回来

不巧，路上遇到

一只刚从巴哈乐谱中出来的蛀虫

20

于是琴声里纷纷掉下一堆木屑

一整夜，持续着

磨牙

柴可夫斯基的叹息中有着极大的想象空间

其中一只母鸡

正在孵着一段荒烟蔓草的岁月

21

揉皱的晚报里

荒诞的事件蠕蠕而动

活过今天比苏格拉底还要幸运

河对岸的晚钟响了

月落乌啼呱呱而鸣

秋色，一片片从桦树上飞身而下

22

很快就下雪了，瓦罐向南方倾斜

冷啊！炉火挟飞雪而起

吞食了百年的荣光，愚昧，以及伤痛

离一切相，即一切法

一部新的文化史将从一撮寒灰中升起

从我们的遗忘中升起

23

被自己击溃

就再也没有　向

池边的倒影道歉的必要

六月惊雷

一个人从廊下经过，匆匆留下

陶瓶猝然炸裂的忧伤

24

我亏欠谁的至今仍未搞清楚

但早就有了偿还的意愿

我让阳光全部照射在一张虚脱的床上

使他们醒来

使他们奋起

使他们快乐如一滩烂泥

25

雷雨中藏着大面积的沉默

而后月光窸窸窣窣

穿窗而入

卧室有一面诡谲的镜子

她，和她面面相觑

颠覆一个男人其实并不怎么费劲

26

蜂蜜使女人的嘴快速地成熟

快速地氧化

快速地消失如秋雨

她为我留下一盆薰衣草，临时去

她用意不明的微笑

恫吓我

27

晒一本旧书似的

我一无所惧地躺在时间里

真实的生命

死后才开始计时

除了虚无

肉体各个部位都可以参与轮回

28

可不是，一口木箱

除了钉子

四面的木块随时都可以腐朽

想必你们早已发现

我里面一无所有

木制成的箱子以前就是空的

29

你们习惯用千百种方式塑造我

锯我成块状

钉我成方形

虚室生白

真实的我

隐匿在飞扬的木屑中

30

我是木讷的

截我的肢体从不呼痛

黜我的聪明绝不叫屈

离形去智

还我一口箱子的绝对虚空

然后努力忘了自己①

---

①见庄子《大宗师》：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31

忘，乃天地间的浑沌

纳入小黑盒中的

一卵

忘了物我是非荣辱安危祸福生死

忘了酒壶冰冷的唇

忘了存在的蛆

32

忘了羽翼

我才能回家，抱着地球直飞银河

忘了流星，忘了

我们在航道上不期而遇的一群天狼

忘了形骸

忘了那些拖着我们往下沉的东西

33

忘了时间

忘了抵达涅槃的复杂过程

忘了离去时掩上房门

忘了被拒绝

还不如忘了夏日的最后一场雨

一只蜻蜓在荷叶上狠狠滑了一跤

34

它太在乎自己是一只蜻蜓

幸好它不是蝴蝶

幸好它忘了那个湿淋淋的梦

梦也会失火

醒来已成废墟

幸好我只是一间空空的屋子

35

道在哪里?

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

有人说无所不在

其实是在火里，灰烬里

在烧焦了的肤发上

在先人们手掌上永远化不成蝶的老茧中

36

所以，一座高耸于肉身之上

的塔，是有其必要的

一只蜗牛爬到

可以看到日落的窗口

便蹲在那里不动，仔细打量

死亡的高度

37

但欲望高于一切

肠胃的欲望高得吓人

火更高

而烟

却穿过火的身躯缠上胳膊绕到头顶

然后在风中遁形

38

我有着近乎白痴的聪明

紧要关头

我以为拔掉某个部位的事件

便拔掉了欲望的插销

以为在水龙头下冲洗

肮脏的双手便会像鸽子般起飞

39

钟声急速的衰老

回音，如我掌中飞出的纸鹤

再也无力飞回

峰顶，山鹰盘旋

夕阳贴在一个孤寂英雄的背上美其何其惊心

我却宁愿拥抱一场虚构的雪

40

在一块远古的墓碑上

雪凿的名字已开始融化

时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静静等待，聆听

下一个清明节将给亡灵带来慰藉的

……雨声

41

那些岁月，你们最好忘记

开会，灵魂搜查，莫名奇妙的结果

城楼上的基督面带微笑，挥着诡异的手势

没有洁白的盐

你们在积雪中沉沉睡去

我在你们乾净的体内找不到一只蛆

42

那是一个失声的年代

沸腾的水居然闷不作声

沿途到了七辆脚踏车

马路上的警察

向行人挤眉弄眼

一队跳忠字舞的人越过红灯而来

43

其实口号不需发声

就能把一个人震撼成一双破鞋

张开嘴只为证明里面的确含有一声万岁

一直不停地革命那年很冷

冬夜他从她荒凉的身体上走过

他说多少有点行过沙漠的滋味

44

做爱可以

但不能脱下军装

《圣经》得摆在离马桶较远的地方

一切就绪

就只等手中的木棍发怒

造反有理使我想起辣辣的红烧牛肉面

45

甚至也使我想起一个笼子

四面都是铁栏杆而我的肋骨

被挤压地嘎嘎作响

笼子外面

还有一堵高高的墙

昨天的弹孔躲在今天的标语后面

46

听说那人死了

好像并没有死透

大街小巷

他捧着一张遗照在寻找迷失的自己

大家都蹲下来

等他走过

47

然后用一块湿布

使劲地

擦那地上残余的影子

若要颠覆历史和梦

先得从拔刺开始

一根根地拔

48

在放大镜下用镊子仔细地拔

最后，用一块湿布

把这影子彻底抹去

只留下一个哈欠连天的地球

留下一片废墟

坐落在梦与醒之间

49

至此，我不禁怀念起那多欲的岛

南方的阳光如虎

我因过度亲暱而险被咬伤

飐风之夜我们被港内一群泡沫的窃窃私语惊醒

被当年遗落在巷子里

一把生锈的武士刀惊醒

50

恶质的

无所不在的

我不是指嗜血的凶器

毒素的

有着刺青的冶艳和野性

你以为我说的是罂粟?

51

多欲者习于唠叨

言语是生性激情的硝酸

三言两语便把你熔成一堆沉默的铁浆

沉默

是金，是一种在内部造反的病毒

水蛭除了埋头吸血从不多言

52

枪声响起

陈进兴伙同一粒子弹②

穿墙闯入巍峨的市政大厦

他一直保持兴奋

刑前他信了教，受洗后

把屠刀藏在上帝也搜不到的地方

---

②一九九八年，台湾悍匪陈进兴等绑架影视界名人白冰冰之女，并惨加撕票，追捕期间又杀害多人，曾轰动一时，伏法前据说曾在监狱悔过信教。

53

贪婪之舟又启碇了

风雨之夕

航向一条汹涌的浊流

人就是一条大浊流，尼采说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

淡水河上正浮起一枚淫晦的月亮

54

在如烟的历史中

陈进兴和尼采几乎同时倒下

响起一阵虚空的裂帛之声

他们消化了死亡

接着又呕出了一大片

生之荒凉

55

途中我又遇到了一群雪样的女子

不错，又冷又白

一种对蛮横女性主义的调侃

她们极爱干净

且已习惯镜子每天对她们说的那些刻薄话

你有没有闻到她们身上的鱼腥味?

56

晚报上的讣闻何其凄惶

看到一个熟人的名字何其亲切

听到他在国会咆哮何其惊愕

喊打的是他

北大的也是他

他朝天吐出一口槟榔，血流满面

57

然后他们又匆匆赶回公园

仰望一块碑在暮色中升起

悲情啊，旗子上沾有一大块红色

搞不清究竟是谁的血

夕阳无言

拉下一幅寡妇的脸

58

他们继续骚动

教给媒体又从媒体学到暴力的策略

电视中他们用拳头怒击空气

从落日酒吧走出便怒气全消

敌人只剩下一个

明日势将崩盘的股市

59

贪婪之岛

有情有义好得叫人想哭的岛

海，举着它的手臂好酸

满身淤青的岛

地震威严而不失仁慈

脾气过后赏给我们一卡车的义肢

60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你

一棵瘦长的椰子树，以及

一个高高悬在月亮旁边的梦

我在衣服的褶皱里找到了几只虱子

一肚皮猥亵的血

我真不愿醒来

61

早晨烤面包抹一层华丽的牛油

咖啡里瘘了太多的谎言而甜得腻人

我惊醒于

政客一篇催人泪下的讲演

趁掌声四起

我抢搭一颗肥皂泡向远方飘去

62

我忍不住又要向废墟致敬

向无答案寻求答案

其实我来主要是为了感恩

感谢给我时间，给我修短合度的一生

容我向蜉蝣、草履虫、牛粪虫以及一切卑微的

与神性共存的生物致敬

63

容我向海中的太阳

太阳中的盐

盐堆积起来的真实或虚构的城邦

还有伤心的码头

码头上带有咸味的空洞的澎湃之声，以及

体态丰腴而言辞闪烁的泡沫 致敬

64

向荒瘠而低垂的头颅致敬

向无时不在审问一幅脸的镜子

向蟑螂独家的存在哲学

以及一切由瞬间的沧桑

孵出来的

永恒之卵 致敬

65

向鱼尾纹致敬

向舌头，味蕾，胃溃疡致敬

向耻骨，耻骨中的

情欲之火致敬，向卫生纸

和卫生纸严密包装的精虫们致敬

向《圣经》

66

和《圣经》里那只饱食终日满腹神谕的

蠹虫致敬

向床致敬，向午夜一场盛宴致敬

肉体是一绝对价值

你必然会听到情势一发不可收拾的

嚷嚷

67

向凡人之梦致敬，也向

游走于世界地图各个角落的

英雄之欲望致敬

向痴人之泪致敬，也向

暴风雨中心一颗微温的胚胎

和寒夜油灯最后的一滴泪致敬

68

向雪人的泪致敬

正因为它毫无理由流泪而把自己哭得一无所有

去年的雪

移交给今年依然一无所有

向无泪的，悬于枯枝

拒绝被秋风逼入火炉的叶子 致敬

69

向穷人致敬

他们从雾里走来

他们摸着一块块墓碑往前走

向饥饿致敬

他们落下的头发

比长出的稻粱多得多

70

我来

主要是向时间致敬

它使我自觉地存在自觉地消亡

我很满意我井里滴水不剩的现状

即使沦为废墟

也不会颠覆我那温驯的梦

附录

《漂木》论

洛夫在年过古稀之后为华文诗坛献出的长诗《漂木》，不仅是他个人创作上的一个奇迹，也必将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未来的人们将如何评价它的地位，不是我们所能够预见的。但是作为同时代的人，我想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下来。能否得到认同，已不是我所考虑的了，因为这只是一种个人的阅读和阐述的行为；

下面就算是我的几点阅读心得吧。

从放逐到漂泊

洛夫把他写《漂木》的一个原因归结为"二度流放的孤独经验"，这自然是指他移居加拿大以后的心理体验。如果说洛夫的第一次流放具有被迫的性质的话，那么，这第二次的流放显然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我更愿意把他的这种生活经历称之为从放逐到漂泊的一个过程。

有关诗人的被放逐，我们可以从众多历史上诗人的遭遇信手拈来许多例子。从屈原到李白、苏轼，哪一个不被放逐过？这样的放逐，或出于政治原因，或基于诗人自身的个性，但是就诗人而言，这种放逐在构成其生命的悲剧性的同时，也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们呕心沥血写下的诗篇。

诗人被放逐，就其身心而言，身体上所受的折磨固然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却是他心理上所受的深刻伤害。因为诗人敏感的良心无法容忍现实中的不公正现象，常常因愤世嫉俗而遭受种种非议乃至政治迫害，这些对于诗人来说，还只是一些能够看得见的现象，而真正在他们内心所造成的深刻影响的心态变化，却是一般人无法窥见的。《漂木》作为一部表现洛夫内心深刻的人生体验的长诗，其中自然会有许多或隐或现的艺术表现和传达。在第一章"漂木》中，我们可以观察和窥视到他的一些心路历程。

人们一定会注意到他在诗前引录的屈原《哀郢》中的诗句："去故乡而就远兮"，"哀故都以日远"，这些诗句无疑流露出他的一种远离故国的忧伤情怀。然而我们又不可以过分地把这种情怀理解成狭隘的"故土情结"。洛夫对故国的乡土之恋曾经在他的一些短诗中有很鲜明的表现，但是在《漂木》中，他对故国故土之恋虽然也有所涉及，但其中却包含了更多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他曾经打算把这首诗定名为《漂灵》，后来由于考虑到意象的易于把握而定为《漂木》。一具漂泊的灵魂同一块漂流的木头相比，后者自然更易于认同，但是，这块木头也是有灵魂的。因此，我们才能够在"漂木"的灵视中窥见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奇观异景。

由于"木头"是一个具象。它虽有"灵视"却比抽象的"灵魂"更易于把握和表现。所以，洛夫在以不无反讽意味的语气言及这"一块木头"时，总是在冷嘲中含有脉脉的温情与挚爱的热情。当它在"一排巨浪高高举起的惊惶中"时，我们似乎听到了遥远的历史回声激荡在它的心灵深处。而当它成为"玄学派的批判者"时，却又"不见得一直是绝望的木头 / 它坚持，它梦想 / 早日抵达另一个梦，一个 / 深不可测的，可能的 / 叛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绝不是"一块木头罢了"，而是有着强烈生命意识的社会的人。我们看到：

它的血，奋力从

焚烧的火焰中飞起

它的信念可能来自

十颗执拗的钉子

对生命的热情与执着成为这"一块木头"的基因，而仅仅从诗的意象表现手法看，在"血"与"焚烧"、"火焰"的关联上，"信念"同"十颗执拗的钉子"所引发的联想上，无不显示出洛夫运用意象的技巧之老道与练达。

也许正是基于对生命品质的关注，才造成了洛夫对生命存在本身的复杂多元的质地与色彩的包涵和容纳。反讽的语气不能掩盖他对“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为严肃”的思考，所以他对生命自身的审视表现出严厉甚至是酷烈的逼视。只有深刻地理解他这种对人的生命存在本质的把握，我们才能够窥视到在他的诗中，何以能够既不失严肃地探讨人生奥义，有能够挥洒自如地嬉笑怒骂以对待一切或丑陋卑劣或美好高尚的人性现象。

作为诗人的洛夫与作为具象的“漂木”，虽然是合二而一的形象，但是作为诗的意象的“漂木”，却总是沿着它自身的内在品质而流放漂泊的。诗中诸多有关漂木在海上漂流和遭遇的片段镜头的描述，乃至他的思想感慨，正是一个活生生的的生命在人海中颠沛流离的极尽极致的表现，诗中关于“形而上学的权威”与“漂来的木头”相遇的一幕，绝不是洛夫在“玩噱头”，而是隐含着他对人生与哲学一些深层次的思考的。许许多多困扰人们的空洞理论与伪科学，其实是起着麻痹和安抚麻木者的作用。而木头清醒着，所以他痛苦而无奈地漂泊流浪，无所归依而又不断寻找着精神家园。

如果我们深入地品析诗中对所谓两岸文化与政治生态所做的种种描述，也许可以更深地进入这“一块木头”的内部的深层结构。它其实是深藏在诗人心底深处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对故国故土既爱又憎的矛盾情结。他热爱故国故土的山川秀色，一草一木，但他又憎恶那些过多地被强加和赋予的种种丑陋恶习，哪怕它打着许多冠冕堂皇的文化色彩和政治标志的旗号。我们甚至不无根据地认定，这或许是造成诗人自己主动选择二次流放的一种心理因素。

诗人其实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永远的精神流放者。因为他永远不会在精神上安于现状。一个已经在精神上安于现状的人不会产生强烈的写诗的欲望，更不可能创造出惊世骇俗的诗篇。洛夫之所以在年过古稀之后依然能写出《漂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在精神上还是一个流浪者和漂泊者。选择在哪里定居只是一种安顿肉身的方式，而在精神上他是处在不得安宁的状态之中的。历史上的屈原、李白、苏轼之被流放，或许都基于被迫，但也有另一种流放方式，如陶潜、阮籍、嵇康等。这后一种流放方式，虽不能说完全没

有被迫的因素，但总的来说还是一种自我选择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以此来观察洛夫的二次流放，我们或可豁然于心。

我之所以选择“从放逐到漂泊”这个题目来解读《漂木》的第一章，正是想借此阐述洛夫思想和内心深处的一种矛盾情结，因为它不仅主导了洛夫的二次流放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促成《漂木》得以问世的一个基本动力。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漂木》。我们不妨再读一读下列诗行：

或许，这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漂泊／一根先验的木头／由此岸浮到彼岸／持续不断地搜寻那／铜质的／神性的声音／持续以雪水浇头／以极度清醒的／超越训诂学的方式／寻找一种只有自己可以听懂的语言／埋在心的最深处的／原乡

一个人选择了以诗的方式进入生活，切入生命，使的的确确会产生许多令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更会有许多“只有自己可以听懂的语言”而令有的人大呼“不懂”的诗句。

其实，诗人写诗，如果不是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应该是一种对内心和精神状态的自省和审视。它一方面是坦率和真诚的表达，另一方面则是在精神向度上的追寻。洛夫在“漂木”一章中所做到的和达到的，正是一个诗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行为。他未尝不知道精神追寻最终是没有结果的，灵魂的居无定所肯定是诗人无奈的宿命。然而，他重视的恰恰是这种追寻的过程，是对灵魂的居无定所的一种淋漓尽致的表现和表达。所以他在这一章以如下诗句作为结尾：

如是我闻

木头说，确曾离开过

走得很远

现又回到这个旧的磁场

院子里满地的白云

依然无人打扫

面对这样一副苍凉凄清的画面，你不能不对生命的艰辛与悲怆从内心升起一种诗意的响往，因为它虽然不那么令人兴奋鼓舞，却实在具有非常吸引人的魅力。所以尽管生命艰辛而悲怆，但仍然是值得为之奋力拼搏的。从放逐到漂泊，这便是诗人的宿命。不必拒绝，不必哀伤，拥有它便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生命之轻或重

在第二章<鲑，垂死的逼视>中，洛夫似乎是在借题发挥着他对生命的一次冷峻而严肃的逼视。如果说四十年前的《石室之死亡》是洛夫这种生命的逼视的一个序曲的话，这一次他在《漂木》中的<鲑，垂死的逼视>一章中则是更为全面也更为淋漓尽致地表达和表现了他的生命观念。从“确知有一个死者在我内心”之后，洛夫作为生者和存在者的双重身份便使其陷入深度的灵魂冲突。一方面是生者对于生命的自在性和终将消失的认同，使他对生命是既依恋又坦然对待的；另一方面，作为存在者的人，他又不能不思考和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不逼视生命中的种种或伟大崇高或卑微猥琐的难以回避的现象。于是他审视自身，他逼近生存着的现实世界，他甚至不惜在“鲑”这样一种生存形态及其生命过程中获得启示和启迪，来一次淋漓尽致的“借题发挥”，以表现和寄托他对种种生命现象的了悟和感慨。

作为存在者的人，其生命的形式始终是一个困扰着历来的智者的问题。作为自然人，其生命的所谓意义和价值，同其他的生物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它们同样经历从诞生到死亡的过程。可是作为一个有自觉意识的存在

者，他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便因赋予了“思想”和“社会影响”而具有了评价的蕴涵。这也正是古今中外一切智者为之困扰终生的“千古之谜”，他们总是试图为此求得一个终极答案，而实际上却是可求而不可得的。人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可以安慰的答案只能是，所有的意义和价值只能体现在这种探求追索的过程之中，我想洛夫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才以“……我们不能放弃怀疑”这样一句以省略号为发端的诗句作为开篇的。其意蕴在于，此前的许多探求追索被省略掉了，由此开始的探求不是横空出世或推倒重来，而是一种历史的沿袭和延续。

把“怀疑”作为生命思考的发端，正是洛夫在其毕生创作和追求的一个基点。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从对生命自身的怀疑才开始了漫长的数十年的诗歌创作之路的。怀疑并不是虚无和一无所是，而是在审视和逼视那些生命中或重或轻的事物。怀疑论既不是“满嘴的泡沫”，也不是“把不穿裤子当作议论的主题”，它是我们生命过程中的智慧之光的闪烁。所以即使到达“生命周期的终点”，“我们从不追问 / 装在骨灰瓮里粉状的东西 / 是变质的碳水化合物 / 或是涅槃”。人的生命追求的过程，其意义和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并非能够依自身的主观愿望而衡定的。大善大恶，大忠大奸。往往因不同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认同而截然相反。而作为诗人洛夫，他着重要表达和表现的生命价值观，是一种主体的多视角的透视和逼视。他只关注人在生存过程中曾经为之烦心动情，为之惊魂动魄的那些事情。为此，在他意象化的诗笔行文中，无论是伟大高尚还是卑微猥琐，并没有截然隔绝的分界。因为，“生命，充其量 / 不过是一堆曾经铿锵有声过的 / 破铜烂铁 / 但锈里面的坚持仍在 / 尊严仍在 / 猛敲之下仍能火花四射 / 而尊严的隔壁，是 / 悲凉 / 再过去一点，是 / 无奈”。这就是洛夫在其数十年生活经历中对人生况味的悉心体验。凭着这种对人生况味的悉心体验，才造就了他诗行中那些生动活泼气象斑斓呼之欲出的意象群。对于生命中那些轻如泡沫和云烟的现象，对于追求中那些重如钢铁和骨骼或磷质的事物，洛夫自有其春秋笔法的褒贬，但他绝不以牧师般的教士出现。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和叙述者，读者读他的诗，如夏日饮

冰，冬季围炉，冷暖自知。在他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是非善恶和真假美丑，无需说教而黑白分明。即使是那些中性或模糊的事物，也是因为存在的合法与合理而让人认同和首肯的。

从生命的如泡沫或云烟的轻浮，到似铜铁骨骼或磷质般的沉重和闪烁，洛夫都心如明镜的加以表现和传达。他是在对生命的过程存有宽容和神性的关照中抵达一种禅的了悟和佛的包容的境界的，对于个体生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或“一粒沙”的认同，并不仅仅是一种对生命的卑微或无奈的认同，它同时也是一种在宇宙时空的高度和广度俯视人类生命现象的思绪遨游。惟其如此，他才能够以一种非常豁达的心态看待生命现象中那些既令人备受激励和鼓舞又颇感困惑和无奈的事实。所谓“肉身化了 / 还有骨骼 / 骨骼化了 / 还有磷质 / 磷质化了 / 还有一朵幽幽的不灭之光”，较之于“我们不怕暴尸 / 佛祖喂虎 / 我们喂鹰 / 同样能享受冷酷的快乐 / 鹰的食欲 / 成全了我们高层次的理想”，固然是生命形态中崇高与无奈的不同表现形式，但其中蕴藏着的种种玄机，却是需加细细品味方能领悟的。

人既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不为维护生存而坚持某种理想和信念，甚至为之而牺牲个人的性命。即便如此，当你把生命奉献给“鹰的食欲”时，那享受到的“冷酷的快乐”，对于“高层次的理想”而言，岂不是一种无奈的冷嘲与反讽吗？生命如斯，岂不令人扼腕叹息？

也许一部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过程史。它所演绎的或悲壮或惨淡的人间悲喜剧，是不能够简单的用肯定或否定一言以蔽之的。所以洛夫在对待生命中一切或轻或重的事物时，除了默认这种事实的存在而外，便只能以超然物外的姿态实行灵魂的抚慰了。个体生命其实是无法循环的，人体一旦灰飞烟灭之后，只能是一种空茫虚无的境界。然而诗人可以用想象和幻梦来填补这种空茫和虚无。在那里，“我们载浮 / 载沉”，“我们等待蜕变成蜉蝣”，成为“单细胞 / 富于蛋白质 / 此外就别无含义了”，这是“一种令人惊悚的 / 而又那么自然的 / 不存在”。本来已经是一种“自然的不存在”了，然而诗人却又不那么甘心于这一残酷的事实，只能把

想象和幻梦寄托在“把腐败的肉身 / 一丝丝分配给每一个子女”而我们呢？“我们需要一些盐，一些铁 / 一堆熊熊的火 / 我们抵达，然后停顿 / 然后被时间释放”。也许正是凭着这种想象与幻梦，人类才能够生生不息地沿袭并发展，而洛夫也在他诗意的想象与幻梦中安顿了自己的肉身，抚慰那遍体鳞伤的灵魂。

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无法拒绝怀疑和思考的。这种怀疑和思考不会导致人对自身生命的彻底否定，尽管生命中有许多轻如泡沫云烟的东西，但它也同时铸就了钢铁骨骼之类的沉重之物，积淀了磷火的闪闪发光的物质。这就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泥沙俱下而又大浪淘沙直奔大海的雄奇壮丽的生命景观。不是怀有这样的信念，诗人又何须为之而呕心沥血呢？

让我们都学会珍惜生命，尊重生命，不管是它的轻或重，都是不可弃之如敝履的。

洛夫在附录于这一章之后的《伟大的流浪者》一文中，对“鲑鱼生态小史”所作的介绍和阐释，可以看成是他某种程度上的夫子自道的心态吧。鲑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归原产地，雌鲑拼死排卵，雄鲑则围住射精。完成了这种传宗接代的壮举之后，它们便安详地死亡。这种生命过程极为壮观而耐人寻味的现象，或许正是洛夫作为漂泊者而受到启悟并激发其写成《漂木》的动因之一。而作为漂泊者的洛夫，他对生命的归宿所作的理想安排，也许就是把他对生命的领悟和追求，用诗的形式凝固下来，成为滋养后世子孙的精神养料。由此我们也可以相信，《漂木》将会成为这样的诗歌文本。

漂泊者的遗言

<浮瓶中的书札>一章含“致母亲”、“致诗人”、“致时间”、“致诸神”等书札。我更愿意把它们看成是洛夫作为一个漂泊者把他的灵魂对世界的坦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打算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份遗言。

“致母亲”是洛夫以赤子之心献给母爱的颂歌与哀歌。它不同于艾青笔下的“大堰河“。虽然在命运的不幸和品格的善良上二者有着共同性，但是艾青

着力于叙述而洛夫关注的是审视。这固然与两人的表现方法之不同有关，但仍存在着时代所赋予的观念上的差异。

洛夫对母亲的一腔赤子情怀，既是情动于衷的怀念，也是愧疚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对于既逝的亡母，因一水之隔而产生的虽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的距离，洛夫只能在远处眺望并悲泣。那些基于真实生活细节的回忆，那些因距离而陌生的揣测和想象，无一不寄托着他的深情与懊恼。如果单纯地从母子情深的角度来欣赏“致母亲”，或许不失为情深意挚而优美的抒情诗。然而仅仅这样来解读它，未必评价准确得当。

“致母亲”并不是单纯的怀念母爱的诗。这是由于洛夫在纯情中渗透着理性的审视目光，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下关注生存和命运的缘故。生离死别是一个有如陈酒的浓香般的话题，但是如果落入俗套则会变成陈旧的霉味和矫情，已经无法激起人们的内心波澜。洛夫从对于死亡的“空”和“冷”的感受开始，半是叙述半是审视地回顾了他和母亲的生离和死别。“我完全能看见你／却永远走不进／你那空空的房间／隔着玻璃触及你，只感到／洪荒的冷／野蛮的冷／冷冷的时间／已把你我压缩成一束白发”。对母子间生命的联结与互动作了极为精辟的意象概括和表现。对于“空”和“冷”的生命感受，不要以为就只是生命中令人丧气的部分。洛夫其实依然在寻求着空中之实，冷中之暖。那就是他对生命延续过程中的回顾与前瞻。“我拥有的仅仅一瞬／而你已超越了子嗣与宗庙与族群”，“你说回家了，烟，水，与月光／与你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如此等等，在他看来，拥有生命的仅仅是一瞬，而死亡了的却可以达到永恒。人们不是追求永恒吗？这就是达到永恒的惟一途径。

人的生命其实之所以内涵丰富，应该说完全是由智性化了的人所赋予的。生命的自然生长并走向死亡，本来是一件十分正常而合乎规律的事，可是人却要无端地去追求长生不老，希图延年益寿，这看起来无可非议，细想想其实可笑而荒谬。不妨反过来想想，如果人真的长生不老，世界将变得何等乏味而可怕。因为人的许多理想和追求，欲望与企盼，其实都是由于意识

到生命的短暂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才激发起来生长起来的。所谓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建功立业等等，如果不是意识到死亡的存在，会产生和形成那么丰富复杂的人生戏剧吗？人生本无意义而人却要给它制造意义，这不但成为人生价值判断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洛夫在抒发他对母亲的深情的同时，又是颇为达观地看死亡这一严酷的事实的，所以他诗中呈现的悲伤和悲凉的气氛，依然保留着人们生命的体温，时时对生者给以温馨的抚慰。

随着对母亲那一连串的“在……猫着”的想象和叙述，人们不得不产生了某种联想，洛夫是不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实行了概念的偷换？他所想象和叙述的，还仅仅是他的生身母亲吗？这是一个应该由读者来回答的问题了。

作为诗人的洛夫，“致诗人”或许可以看成是他对同行们的寄语，也包含着他对诗人的这一身份的理解、认同与期待。

把诗人定位于孤独的漂泊者、孤独的吟唱者，或许是洛夫对自身生命的一种剖视。诗人仰天长啸，抚地恸哭，集智者与疯子的身份于一身，才有了古今中外如许众多的诗人那些惊世骇俗的诗歌产生。无论人们对诗人是尊崇、鄙视抑或嘲讽调侃，就诗人本身而言，他似乎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也似乎只有如此，诗人才能成就了自身的理想和追求。在洛夫笔下出现的那些诗人们形单影只的远离世俗的言行，既是他们真实的写照，又充斥着历史对他们的误解和嘲弄。

从古到今，无论中外，鲜有诗人能够在艺术成就与高官厚禄两者之间同时拥有，这似乎注定了诗人命运的不幸。诗人当然不是起源于世俗之外的“神”或“佛”，但是他必须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树立一种超越者的王者风范。这并不是说诗人作为世俗凡人的身份应允“特殊化”，如鲁迅所嘲讽过的在莎士比亚面前吃别人奉献的奶油面包之类，而是指诗人在进入他创作高峰体验时所能够抵达的境界。在常人看来，苏轼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许只不过是酸葡萄式的阿Q精神罢了。但诗人对此是

不予理睬的。他如果真的产生了这种世俗的念头，诗笔下将不可能流出那些千古流传的诗句。“目光”何曾能够将石壁“凿成两道血槽”，但洛夫认为可以，所以他欣然命笔，视之如有神助。这就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入于佳境时难以自抑的高峰体验造就的奇迹。

深知诗人创作甘苦的洛夫，在回顾古今中外诗人的种种创作逸闻佳事时，正是从灵魂深处对他们作了透彻的逼视的。所以他绝不把诗人的灵魂描述成不沾人间烟火的洁璧无瑕。他甚至不惜以某种调侃的意味阐述一些大诗人的“精神分裂症”。所以“波特莱尔的梦有时高过埃菲尔铁塔 / 有时又低过 / 巴黎的阴沟”，而“李白从河里捞起的 / 只是一件褪了色的亵衣 / 用力拧干，最后 / 拧出了一小杯月光”，这些诗行所触及的，往往是一些道学家们有意回避和掩盖的现象。然而殊不知，欺骗只能对付愚昧和无知，却从来无法解释复杂万端的灵魂现象。

灵魂的安顿和抚慰，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因为从根本上说，诗人是一个现实的生存者,他所面对的是日益复杂的生存状态。任何试图把诗人的艺术触角引向既定限阈的做法和企图都是徒劳的。洛夫所笔涉的种种诗或非诗的问题，只能从人类前行的进程中来一一认识，所以他对此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不管人们是否认同他的“结论”，我以为是值得深思和辨析的：

诗人没有历史

只有生存，以及生存的荒谬

偶尔追求

坏女人那样的堕落

其专注

亦如追求永恒

只要不是有意扭曲或“无限上纲”，他的这一思考和判断，人们不妨深长思之。

与时间对话，犹如在空茫中的呼喊啸叫。呼喊啸叫者声嘶力竭而空茫依然故我不予置理。洛夫在“致时间”中调动了那么多的具象意象，以五十二节长达二百六十行的篇幅来抒发其作为存在者的心声。而时间只是默默地前行，它以无声无息的耐力和毅力消磨着吞噬着人的生命。可以这样说，在时间面前，人永远是失败者。“对话”云云，其实是一宗不公平的交易。然而并不能因此就否定这种对话的存在价值。人虽然无法战胜时间，但却以自身的存在体现了时间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又是依附于人而得以实现其存在的内蕴的。如果没有了人的历史，时间又何从以一种观念而被具象和象喻呢？逝水流年，一步一个脚印，诗意的喻象使时间得以藏身其间，并且由此而显现其价值。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不也正是以物化的方式来体现其价值的吗?

洛夫之所以要同时间对话，是因为他在时间身上看到了众多的人间悲喜剧。时间的存在因不同的空间而呈现迥异的形态，这正是洛夫为之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原因。它可以是水滴，是灰尘，是脚印，是死亡，是“手表停在世界大战前的一刻”，如此等等。之所以在如此众多的事物中打上时间的烙印，其实正是一种既刻骨铭心又万般无奈的心态表现。对于时间这一主宰一切事物变化的冥冥中的“神灵”，洛夫不能不表现出他的臣服而又反叛的心态。

我恍然大悟
我欲抵达的，因时间之趔趄而
不能及时抵达
有时因远离自己

根本不欲抵达

其实是受了时间的作弄和阻碍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不能及时抵达”和“不欲抵达”，只不过是一枚银币的两面，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的。从根本上说，“我们追自己的影子／时间在默默中／俯视世界缓缓地坠落”，如此而已。

正是基于对自身在时间之流中不断被改变的“自我”的命运沧桑感，他一方面听到了“从时间的嘴里哼出的／一首失声天涯的歌”，另一方面绝不轻易地放弃作为存在者的人的尊严：

我从来不奢望自己的影子重于烟

可是有时只有在烟中才能看到赤裸的自己

神的话语如风中的火焰，一闪

而灭，生命与之俱寂

我终于感受到身为一粒寒灰的尊严

这也许正是作为存在者的人在与时间对话中所产生的万般无奈的心态，以及与此同时而激起的神圣的尊严。为了这种尊严，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仍然是十分值得的。

也许在洛夫与时间对话的种种陈述中，难免会有一些自相矛盾的情绪和话语，而这，正是作为人的存在而难以避免的思想矛盾。世界正是在这种人类难以避免的矛盾和困惑中不断前行的。与时间对话，说到底，最终只能是听它“躲进我的骨头里继续滴答，滴答……”除此之外，又能如何呢？

在“致诸神”一札中，洛夫对神的“无所不在，但又不在任何地方”的观念表现了诗意的理解。世界秩序如此纷乱而神无能为力，这似乎是对神的存在

的怀疑。但是在几乎所有或高尚或卑劣的现象和事物中，他又似乎无所不在地看到了神的身影藏匿其间。

无论是无神论或泛神论，神只藏身在人的心灵深处。心中无神，神便不存在；心中有神，则神无处不在。追究有神或无神，其实是一个现世中人无法求解的问题。那么，洛夫为什么要把心中的话语诉诸神呢？我以为这正是在诗人心中困扰他一生的信仰问题。

信仰是一个人一生中无法回避的人生追问。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人总会寻求一种信仰来支持自己的言行。失却信仰自然是人生的悲剧。但是应该区别的是，失却信仰同没有信仰是不同的。没有信仰的人是连悲剧也不够资格谈论的。失却信仰大抵是原先有所信仰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改变了信仰。因此才有矛盾，有痛苦，有激烈的思想上的交锋。诗人的一生往往因感情思绪的复杂而矛盾丛生，所以他特别地痛苦，特别地表现出无奈的挣扎与叛逆。也许我不能妄谈洛夫曾经信仰过什么，后来又如何否定了原先所信仰的之类的问题。但是从他自觉自愿地第二次放逐自己，以及他在《石室之死亡》中所表现的对生命存在的种种思考，不难看出他之为思所困的精神状态。如果说《石室之死亡》因隐藏而晦涩的话，这一次在《漂木》中他已经是够直露够坦率的了。有的人往往以此为据说他是“回归传统”了，其实是极大的误解与误读。仅仅从“致诸神”的思路和情绪宣泄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一个具有叛逆思维方式的洛夫仍然栩栩如生地穿行其间。

洛夫的“致诸神”，与其说是对诸神发言，不如说是他对人生的种种经历与内心体验的一次袒露。除了那些数不清道不明的现象和事物之外，当他终于“发现”“我的神通和狂妄都不输于你”时，我们也同时发现，原来在洛夫眼中的神，以及祂所创造的世界，其实不过是一个“草率的七天，粗俗的世界／你的每项工程都留有不少缺陷”。不是说上帝是完美的吗？为什么他所创造的世界却如此地不完美呢？难怪他要以十分调侃的语调嘲弄上帝这位尊神了。“我不必从书本中找到信仰／不必从读经，祈祷，声泪俱下中／找到爱／你看他们那张嘴／满口假牙的嘴／福马林气味很浓的嘴”，真所谓狗嘴里

吐不出象牙，我们能指望从那些牧师们的说教中听到什么发自内心的真实话语吗？所以需要救赎的不仅是自轻自贱的“我”和“我许多待救的朋友 / 以及刍狗的 / 刍狗”，首先恐怕还是那些自命为在传播信仰的牧师的卫道者们把！

神在自己心中，所以能够救赎自己的，不是“诸神”而是自己。扩而言之，致诸神也就是致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一旦能够救赎自己，这世界也许将变得美好起来。这可能只是我的发挥，与洛夫的命意无关。

废墟的意义

我低头向自己内部的深处窥探

果然是预期的样子

片瓦无存

只见远处一只土拨鼠踮起后脚

像一片废墟

致敬

以这样一幅画面来作为<向废墟致敬>一章的开场白，无疑寄托着洛夫对自己精神历程和心灵体验的回顾和审视。作为一位年逾古稀且从上一世纪跨越了世纪之门的诗人与智者，洛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的过程，自然会有许多沧桑之感隐藏在他的心灵深处。命运的无常与宿命的无奈，或许是他对人生世态所作出的最为精辟的概括和总结。作为存在者之思，它具有宿命的意味。它也许不是对一切人的命运所作的准确概括和总结，但却似乎是对痛苦的思想者的命运的准确概括和总结。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想不为客观情势所左右而一意孤行，几乎是不可能的。洛夫从被放逐到选择了二次放逐，漂泊异国，在肉身的安顿上固然只是一种形态上的变迁，但他的精神上处于漂泊者的孤独感，无疑会深深地埋藏在心灵深处。这种远离家国而又“胡不归”的生存状态，注定了他灵魂的不安与动荡。整部《漂木》是这种不安与动荡的产物，而“向废墟致敬”一章，则深深地透露出他在不断地建构与解构中的痛苦思想历程。

放逐与漂泊都不是洛夫心甘情愿的选择，但他却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因为他的“喃喃自语言不及义”，因为他的诗，“在冷雨中浸泡的太久”。

这种“言不及义”和“在冷雨中”的感受，并不是洛夫的纯个人感受。扩而言之，它是一切与生存环境不协调的诗人的感受。我们曾经在古今中外的许多诗人身上看到了类似命运的不同方式的重复。这也许就是一切真正意义上的诗人的宿命。

叛逆性的思维方式，对命运的不公有着天然的反抗和抵拒的心态，对现实秩序的不满和批判的精神，构成了一切不合时宜的诗人的精神世界。正像苏轼的丫环说他是“一肚皮不合时宜”一样，洛夫或许有着同样的命运。我们已经在他的诗行中读出了许多对民族痼疾的审视与批判的箴言警句，而且我们也同时读到了他审视与批判自身的调侃和讽喻的谐言笑语。他是在不断的拆散中试图重建自己的精神殿堂，只是在屡屡的重建与解构中，他似乎无法寻找到一种坚如磐石的精神支柱。因此，他只能把自己的一生在精神上的求索之路视为一次远行的跋涉过程，他的诗，只不过是这种精神跋涉的记录而已。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他不想一言定乾坤，他只把自己的一切梦想与追求作为一种历史的陈述遗留下来：

历史中的雨天总有几尾鱼跌下来

遍体鳞伤，所幸刚好掉在

那面蜘蛛网上

一个虚悬的梦。蜘蛛一觉醒来

只闻到满屋子的鱼腥味

历史的碎骨头散落一地

人们也不妨从他的诗里细细地检索一番，以辨析和解剖那些“历史的碎骨头”中所涵蕴着的是一些什么性质的元素和基因。

精神的匮乏固然使一个民族难以站立起来而患上瘫软病，而过多的物质欲和精神膨胀，同样使它因臃肿而行动蹒跚。在洛夫那些或明朗或闪烁的诗行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对这个世界忧心如焚的审视和思考。当现实在精神匮乏与精神臃肿的并发症中踯躅前行时，诗人却因为被无数次的解构而饱受精神的折磨：“你们习惯用千百种方式塑造我 / 锯我成块状 / 钉我成方形”，尽管如此，一个“真实的我 / 隐匿在飞扬的木屑中”。经历了这种分析和解构之后，无所不在的隐匿似乎成为他的灵魂的安居的方式。然而，灵魂果然从此能够安居下来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飞扬的木屑”依然漂浮不定。物质形态的变化从来没有使它在根本上脱离化学变化的过程。木屑即使消失，它仍以另一种物质方式存在，因为物质是不灭的，存在的仍然是变化的过程。

“废墟”这一意象之所以被洛夫深深地刻印于脑际并使其成为具有永恒性质的凝固结构，是因为他从这个世界的不断建构中，看出了作为物质形态和精神状态的“废墟”，其实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所创造出来的奇迹。所以他才真心诚意地要向它“致敬”。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或是否承认废墟的意义乃至价值，它的存在却是无法拒绝的。当洛夫在一连串的正义或非正义的事实交相辉映的斑斓现实世界中发出声声“致敬”时，我们其实是看到了他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并非虚无和绝望的心态。他虽然在许多虚无和绝望的事实形态中看了“无”的空茫，但却从这些“无”中透视了“有”的丰富与多彩。诗人的许许多多玄思妙想，其实都是来源于他对生活的关爱，对现实的不满足和殷切

企盼。正像对死亡的关注其实是源于对生存的热爱一样，“向废墟致敬”正是由于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曾经创造过的辉煌。就洛夫个人而言，“片瓦无存”只是他“掏空”之后的一种内心感受，这“空”的后面其实是有着非常复杂丰富的“实”的。关于自己的人生和生存状态，他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是身怀感恩的：

我忍不住又要向废墟致敬

向无答案寻求答案

其实我来主要是为了感恩

感谢给我时间，给我修短合度的一生

且容我向蜉蝣、草履虫、牛粪虫以及一切卑微的

与神性共存的生物致敬

神性与人生共存，神性与一切生物共存，才造就了这个世界的博大与情深，也是它值得人们为之付出努力并令人依恋之所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人们也许会对洛夫的某些过于“透底”的观察与思考产生困惑和疑问，我想作为诗人的他，并不是要给世界一个否定的回答，而是要呈现他作为诗人的真诚赤裸的灵魂。他只所以不回避虚无，不拒绝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令人丧气的现象的存在，是因为他敢于直面血淋林的现实与人生，不想做一个将头脑埋藏在沙里的鸵鸟，更不愿意成为行尸走肉式的“空心人”。诗人的感情世界与精神内涵往往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更是那些只注重物质实惠的“现实主义者”所无法进入的。对于洛夫思想上所呈现的复杂矛盾或颇具异端意味的言说，从诗的角度加以考察评说，完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正不必杞人忧天地以卫道者的姿态予以抵拒。我们所缺少的，也许正是这种对诗人的

复杂精神世界的进入和理解。也许当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一切时，那些真正具备成为大诗人的条件的诗人，必将理直气壮地出现在我们的大地之上。

面对无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废墟”，我们理应向他们致敬，因为正是透过对这些废墟的观察和审视，我们才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它所蕴涵的丰富历史内容，以及对未来人们的睿智的启迪。在那些看似冷峻严酷的现象背后，我们亦将如洛夫一样，表现和表达一种坦然豁达的精神境界：

我来
主要是向时间致敬
它使我自觉地存在自觉地消亡

我很满意我井里滴水不剩的现状
即使沦为废墟
也不会颠覆我那温驯的梦

一切有良知的正直的人们，你能不为此而感动并身体力行地为维护做人的尊严而乐此不疲吗?

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完稿于扬州

原载《名作欣赏》2003年第11期

龙彼得

飙升在新高度上的辉煌
——喜读洛夫的长诗《漂木》

提起“诗魔”洛夫，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他那首共分六十四节、每一节十行的长诗《石室之死亡》。正如张汉良所说的，“就结构的庞大、气势的恢宏，与主题的严肃而言，它都可以算是一部突出的作品；而其意象的复杂与慑人，在中国现代诗坛上，更是独树一帜的。唯其诗质密度过大，内容时而晦涩，也颇遭人非议”。①洛夫因《石室之死亡》而闻名于世，他对该诗的问题也早有认识。一九八六年，他曾许下全面改写的宏愿，打算在尽量保留原作的内涵和气氛的前提下，将过于密集的意象重做疏落有致的安排，将累赘的长句改短，或将原有的一行截为两行，以求节奏的舒缓。当时他的重点是调整结构，使诗思的发展方向趋于稳定，甚至不惜牺牲原有的张力，在两个意象之间添加一些散文句法，以加强诗的传达效果。洛夫花了三天时间，改完了第一节，然而发现并不理想，便毅然终止了改写的想法和行动。

新千年伊始，笔者从《自由副刊》读到了连载二月有余的洛夫新作长诗《漂木》——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以一张报纸副刊发表这样规模的长诗且连载这样长的时间，这本身就是一大有意义的创举——不禁喜从中来，急着要对洛夫说一句：“你十四年前许下的宏愿，终于在今天实现了！”

与《石室之死亡》相较，无论结构的庞大、气势的恢宏，抑或是主题的严肃、形式的新颖，《漂木》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全诗共分四章一四三节（或者说得准确点，是二二长节、一二一短节，最长节二一五行，最短节五行）二九五七行——如加上引诗、引文与注释为三千行——是《石室之死亡》的四点七倍。诗中，不仅有“漂木”（这是该诗的主旋律），还有“鲑”（且放在“死亡的逼视”上）、“浮瓶”（通过浮瓶中的四封书札，分别

①引自张汉良《论洛夫近期风格的演变》。

表达了母爱、诗心、时间与神性，这是十分高明、十分巧妙的）与“废墟”（向废墟“致敬”别有意味）；不仅有东方的儒、道、佛，还有西方的哲学、宗教与艺术；不仅有艾略特所强调的历史意识，还有洛夫自己一贯主张的批判精神……。总之，比较全面、生动地概括了人类的文明，可谓“大视野，大场面，大境界，大手笔”。

令我惊喜的，还是这首长诗的语言。如：“在油锅的嗤嗤声中 / 我们烤焦的头颅突然想起水的温柔”；“我们习惯在砧板上 / 展示一种无奈的宿命的温驯”；“摇篮中我儿子被一头白发追赶得不断换尿布 / 祖母的微笑带有浓浓的樟脑味”；“钟声急速地衰老 / 回音，如我掌中飞出的纸鹤 / 再也无力飞回”……。读着这些极富张力的诗句，我立即想起《石室之死亡》中的奇句：“光在中央，蝙蝠将路灯吃了一层又一层”，“凡容器都已备妥，只等你一声轻嘘 / 果汁便从我的双目中滔滔而下”；“饮太阳以全裸的瞳孔 / 我们的舌尖试探不出自己体内的冷暖”；“把夜摺成你所喜悦的那种款式 / 且望着你脱光肌肤伏在睡眠上 / 亦如雪片覆在洁白上”……。尽管它们都已“摆脱逻辑与理则的约束”②，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明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格，以直觉思维、即兴意象、词与词的非理性连接，给人电光石火般的印象；但细加比较，便可发现；《漂木》不如《石室之死亡》的比喻庞杂、意象繁复、想象离奇，因此也避免了后者在相当多诗节中的怪诞、晦涩和不可理解。这与后期的洛夫重谋篇、炼意胜过炼字、炼句（同时又不放松炼字、炼句，在保证重点的基础上达到“双赢”），讲究结构艺术，使诗思的发展方向趋于稳定，引入散文句法，以加强诗的传达效果是分不开的。故而我们可以说《漂木》继承了《石室之死亡》的优点，又克服了该诗的缺点，这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诗人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是极为可贵的。

然而，《漂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夙愿、力作的超越，还在于该文本为诗坛提供的新鲜经验。笔者认为，有以下三项：

---

②引自洛夫《诗人之镜—<石室之死亡>自序》。

其一，个人化与人类性的统一。

个人化是诗的形体，人类性是诗的灵魂；个人不能离开人类而独立，人类必须通过个人来体现。二者的统一便构成了诗，统一得愈好则诗愈好。

“长诗《漂木》的创作是基于两项因素：一是近年我一直在思考的“天涯美学”，一是我自身二度流放的孤独经验。”③这是洛夫的夫子自道，也是上述理论的有力证明。所谓“二度流放”，是指早年从大陆到台湾，晚年由台湾移民温哥华，这漂泊的经验使他认识到，“本质上每一位诗人都是一个精神的流浪者”。《漂木》即是从个人出发，“只想写出海外华人漂泊心灵深处的孤寂与悲凉，并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内，从一较客观的视角，对当代大中国的文化与现实的困境做出冷肃的批评”。请看这样的诗句：“漂泊是风，是云／是清苦的霜与雪／是惨淡的白与荒凉的黑”；“医院最近。教堂最远／殡仪馆最近。上帝最远”；“非去皮／不足以言赤诚，非杀戮／不足以成佛，非贪婪／不足以从粉身碎骨中找回自己的一小撮磷”......。没有切身的体验，是根本写不出来的。所谓“天涯美学”，“一是悲剧意识，可以说是个人悲剧经验与民族悲剧精神的融合，二是宇宙境界，漂泊心态通常具有超越时空的倾向，漂泊者在大失落大寂寞之中最能体认到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人在天涯之外，心在六合之内，诗人便成为宇宙的游客。”如“我们只剩下伤口／一种久久不愈的绝望／末日／或许正是另一场暴风雨的开始”；“一只山鹰／从胸臆间飞起如魑魅山魈／衔一根野草，思接千载／饮一杓冷泉，视通万里”；“于是，我从一面裂镜中醒来／俯耳地面，听到／黎明前太阳破土而出的轰鸣”......。类似的意象，在长诗中屡见不鲜，俯拾皆是。由于洛夫不回避自己的个性，同时又不拘囿于自己的个性，注意使一己的情思与经验带有更多的共性与普遍性，他的小我便扩充为大我，他的苦乐就折射出人类的苦乐，他的憎爱也是人类的憎爱。

其二，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融汇。

---

③引自洛夫《关于<漂木>》。

《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熹解释:“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王夫之认为:“形而上者隐也,形而下者显也。”(《中庸章句》)有人指出朱、王二人的见解相反,笔者则以为此二人的理解相成,恰好全面地说清了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特点与关系。这与西方的“知觉感性化”、象征主义的“契合论”艾略特为了表现特定的情感而寻找“客观对应物”的情况是相通的,都是主张人生哲理、生命感悟、宗教情怀与特定事物、情景、事件的融汇,亦即道与器的结合。

长诗《漂木》,反映了洛夫对存在的思考,他的形而上思维是与形而下呈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漂木”、“鲑”、“浮瓶”与“废墟”......都是体现他的人生哲理、生命感悟、宗教情怀的“客观对应物”,“一根先验的木头 / 由此岸浮到彼岸 / 持续不断地搜寻那 / 铜质的 / 神性的声音 / 持续以雪水浇头 / 以极度清醒的 / 超越训诂学的方式 / 寻找一种只有自己可以听懂的语言 / 埋在心的最深处 / 原乡”,这是无根状态,家园情节;“我们成群地追赶 / 一种全身荒寒的 / 称之为死亡的东西 / 而身后 / 好像有许多黑影跟踪 / 却没有一个叫上帝”,既表现了漂泊精神,也探讨了爱与死亡。“其实,选择或被选择 / 又何异于地窖里的一坛酒 / 甜也喝光 / 苦也喝光 / 最后把酒坛掷向墙壁 / 粉身碎骨的是陶片 / 叫痛的是墙壁”,一种生命的无常,也是一种宿命的无奈;“神啊,我知道你在哪里 / 我的皮囊之外 / 骨髓之内 / 躲躲闪闪于我 / 影子的左右 / 冷 / 一块寒玉的硬 / 和贞洁 / 一颗在烈火中炼了千年的 / 黑水晶的心”,好一个泛神论,与天人合一的宗教观!“成为废墟之前 / 他们在烟尘里已预见一个不可妄测的来世 / 一夕溃败如摘断一棵野芹菜 / 他们穿着绚丽的夕阳 / 珍惜着历代收藏的咳嗽药和蜘蛛网 / 他们释放自己像一股失控的山洪”,因漂泊、不变而导致文明衰颓,沦为废墟,并提出质疑与抗议......。正是这些有情有状又明显优美的“形而下”,才衬托出洛夫无形无影又若现若隐的“形而上”,而二者的相互渗透、水乳交融,则构成了作品的人文品味与

艺术魅力。如果要说不足的话，那就是“漂木”的总题尚不足以概括“鲑”、“浮瓶”与“废墟”。

其三，多方面与多手法的运用。

现代诗发展到今天，曾经誓不两立、争论不休的许多问题都得到了统一。例如：强调“横的移植”的国际化，主张“纵的继承”的民族化，重视“乡土情怀”的本土化，它们之间的界线已呈模糊与取消之势。尽管这三方面都很重要，但单独拎出来哪一方面都有片面性，只有组合在一起才能克服各自的局限，才能容得下一个诗人的内在视野与外在区域。而在艺术技巧上，只有多种手法的运用，才能打破单调与重复，达到创造、创新之目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善于集大成的诗人方有望成为领一代风骚的诗人。

在长诗《漂木》中，笔者高兴地看到了上述的组合与运用。“木头，与天涯的鱼群、海鸥、水藻 / 同时心跳 / 从它们同一频率的呼吸中 / 隐隐听到深沉的 / 大孩子宫内晚潮的涌动”，想到蓝波的《醉舟》。“一块孤立的岩石 / 矗立在海滨墓园的中央 / 他醒在 / 比海更深的的梦里”，使人忆起瓦雷里（诗中译作梵乐希）的《海滨墓园》。“以色列的子弹 / 一路哭着走进巴勒斯坦的大地 / 双方的天空同时皮开肉绽 / 耶路撒冷下了一场黑雪 / 神啊适时你在哪里？”可以看到里尔克的影响；对西方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尼采、海德格尔乃至伊壁鸠鲁学派的引用，随处可见……，洛夫的“移植”，是他多年来吸取西方之长以供自我创造的结果。而屈原的怀思、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李贺的怪诞、王伟的恬淡，更深深地溶化在他的血液中，诸如“书本外只是一杯寂寞的咖啡”（“零落凄迟一杯酒”），“玻璃碎裂的声音如铜山之崩”（“羲和敲日玻璃声”）一类由古典诗词演化而来的诗句，多次出现，有的章、节干脆嵌入了古诗词或文，如“繁枝容易纷纷落 / 嫩叶商量细细开”（杜甫诗句）、“乘槎 / 浮于海”（孔子语）等，儒家学说、道家思想、儒家经典的入诗，更是普遍。尤其是第三章第四节“天地不仁 / 以万物为刍狗 / 老子有没有冤枉你 / 从一座座历史的废墟里 / 镜子里，都可找到答案”，写得相当精采。……洛夫的“继承”，是以创新为主导而进行的脱胎换骨

的过程。至于“乡土情怀”，主要表现在对当代大中国的文化与现实的困境所做出的批判中，前面已有论述，在此不再展开。由于着眼点也是创造、创新，因而能与“移植”的国际化、“继承”的本土化完美地组合在一起。

在艺术技巧上，《漂木》运用的手法之多，堪称洛夫作品之最。有象征，如“而且我们一直活在一面巨大的镜子里 / 在每天晨光的折射中 / 都可看到一位水淋淋的基督慢慢走来”；有暗示，如“秉烛夜游整正由于对黑暗的不信任 / 忘了羽翼 / 我才能回家，抱着地球直飞银河”；有俚俗，如“海誓山盟可笑得像额上那块多余的赘肉 / 排卵：混沌初开 / 射精：乾坤始定”；有妙语，如“而果子，甜就甜在那必然的伤痛 / 必然的溃烂”；有反讽，如“做爱可以 / 但不能脱下军装 / 《圣经》得摆在离马桶较远的地方”。有现实主义，如“喊打的是他 / 被打的也是他 / 他朝天吐出一口槟郎，血流满面”；也有超现实主义，如“从石头里醒来的那人发现 / 他是唯一的裸者，面对他 / 所有的柑桔立刻脱下发皱的皮”；有现代主义，如“梦也会失火 / 醒来已成废墟 / 幸好我只是一间空着的房子”，以及上述象征、暗示、荒诞、反讽诸例；也有后现代，如“在如烟的历史中 / 陈进兴和尼采几乎同时倒下 / 响起一阵虚空的裂帛之声”，这是拼贴，“洪水滔滔 / 风雨以铰链勒死这个城市 / 方舟在水涡中急速地打转 / 诺亚抱着自己的尸体登岸而去”，这是解构，还有报导、寓言、镶嵌等等……。除此而外，洛夫这首长诗的句型、句式以及形式上的创造也是相当突出的，如“跟着险滩走 / 跟着海潮的惊呼走 / 跟着把岁月踩得嘎吱嘎吱的鞋子走”；“肉身化了 / 还有骨骼 / 骨骼化了 / 还有磷质 / 磷质化了 / 还有一朵幽幽的不灭之光”；“茫茫然，你在云端猫着 / 空空然，我在天涯猫着”；“致诸神”中一连十个“神啊！这时你在那里？”一连六十二个“在……”〈向废墟致敬〉中一连十二个“忘了……”一连二十四个“向……致敬”，排句与叠句加强了诗的音乐性。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长诗《漂木》，是洛夫一生的总结，是他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精品，也是当代诗坛的重要收获。

一九九四年六月，洛夫偕妻移民加拿大，定居温哥华时，笔者曾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希望听到他宁静下的喧嚣，看到他蛰伏后的晚潮。没料到，只过了短短的四年，洛夫就棒出了这样沉甸甸的作品，这绝对是他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的标帜，是他飙升在新高度上的辉煌！继续歌唱吧，诗人，你的声音正激动世界。

漂泊的，天涯美学

从一九五七年自费出版第一本诗集《灵河》，到《漂木》的完成，经历了四十三年，而实际上，洛夫二十岁不到即已开始新诗创作，写诗已逾五年。不断的自我突破和严格的自我要求，使其诗作屡屡给诗坛带来惊喜。复杂多变是其一贯的手法，无论文字锻炼，意象经营，形式风格，或其形上思维的表现，都淋漓如舞，虚实无阻。

一九九六年，洛夫以二度流放的心情移居加拿大，在新的环境里思索新作，二○○○年，倾全力创作的《漂木》终于告成。这时他个人最长的一部诗作，在晚年完成，除了证明洛夫一辈子对诗的热情不灭，以诗为志外，更打破了作家的力作只在壮年产生的迷思。

与洛夫在台北见面时，他谈起这部长诗，从容笃定的神情，说明诗人对这部诗的完成，其实有着难以掩抑的自信。诗的成就或许留待时间和历史定论，然而诗人的创作热力，却透过自我陈述，迅即的感染我们。

问：您写诗逾五十年而不辍，坚持写诗的精神是什么？

答：我年轻时写诗纯粹是一种兴趣，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后来与张默，痖弦辨《创世纪》诗刊时，才开始全心投入，把写诗当作终身事业来经营。其实写诗完全是一种没有任何现实目的与利益回报的，非常之个人的工作，但能坚持数十年，心中必有某种动力和信念在支撑着。尤其今天的诗坛日趋边缘化，从市场价格观念来看，诗一直处于贬值状态，但所幸诗人的信念不衰，我永远是以价值取向来规划我的创作生涯。换言之，我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而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这包括境界的创造，生命内涵的创造，和语言的创造。这个理念正是驱使我孜孜不息，全心投入，而得以建立数十年如一日的信念的磐石。

问:您曾有意改写《石室之死亡》，后来改变主意说道，与其改写不如另写一首新的长诗。《漂木》这首长诗不论对时间、生命、历史的思考，其视野都非常壮阔，对命运的悲剧多有隐喻，是否企图与《石》诗作前后呼应?《漂木》即您对过去的承诺之作吗?

答：你倒提醒了我当年的那个心愿。《漂木》在精神上虽与《石室之死亡》有相通之处，但在我酝酿这首长诗时并没有想到要履行当年的承诺。《漂木》的创作乃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实现我近年一直在思考的“天涯美学”，一是自我二度流放的孤独经验。后者姑且不提，所谓“天涯美学”，主要内容为：一，悲剧意识，乃个人悲剧意识与民族悲剧经验的融合；二，宇宙境界，诗人应具有超越时空的本能，方可成为一个宇宙的游客。

就整体结构而言，这是一首堂庑庞杂而脉络清晰的诗，宏观地表述了我个人的形而上思维，对生命的关照，美学观念，以及宗教情怀等，这些理念其实早就或显或隐地出现在我以往的各个作品中，只不过在这首长诗中做了更具体更集中的呈现。《漂木》与《石室之死亡》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石》诗主要是以超越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生和死的形而上思考，而《漂木》除了形而上的意象思维外，更透过一些特殊的语境对当代大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做出冷肃的批判。第二，《漂木》的语言仍力求维持《石》诗中一定的张力与纯度，但也尽量不使它陷于过度紧张艰涩的困境。

问：《石》诗的意象晦涩，相较之下，《漂木》的语言、意象有浑然天成的气势，除了您刻意避免紧张艰涩外，有没有特殊的风格经营和语言策略?

答：在这首诗中我仍采用了一些一贯的表现手法尽可能做到诗性的含蓄与蕴藉。象征、暗示、超现实等技巧的交互运用，构成了这首诗表面上的洸洋恣肆、语符飞扬，但内在精神却沉潜得很深的特殊风格。在语言策略上，也有朋友建议应跳出就思维的窠臼，但我总觉得时不我与，际此暮年再也没有颠覆自己，在思维和写作习惯上重起炉灶的本钱，我无意搞后现代主义，

诗人追求的是永恒，而不是流行。当然，我仍大力追求语言的原创性，调整语言的习惯用法，把语言从街坊商场等公共场所的流行语境中解救出来，使诗的声音成为生命的原音，语言不再是符号或载体，而是生命的呼吸与脉搏。

问：您刚才提到二度流放的孤独经验是您写《漂木》的另一原因，那么《漂木》创作内容与您的流放经验，相关处如何？

答：这首诗最初的构想只想写出海外华人漂泊心灵深处的孤寂和悲凉，但后来一面写一面调整了发展的方向，而逐渐转为对生命全方位的探索。当时我想，如以数千行的长度，只为铺陈某个单一主题，显然是一件极度困难而诗的品质也无法有效管制的工作，因此我决定采用分章分节的处理方式。本诗共分四章：第一章《漂木》，即直接地表现了这首诗的主旋律，亦即本诗的最初构想。第二章〈鲑，死亡的逼视〉，既表现了鲑鱼这种天涯过客的漂泊精神，也探讨了爱、死亡和生存的虚妄等问题。第三章〈浮瓶中的书札〉又分四节，透过瓶中的四封信（致母亲、致诗人、致时间、致诸神），分别表达了母爱、个人的诗观、宗教观和对时间奥秘的揭破。第四章〈向废墟致敬〉，这一章表面看似与主题无关，却是针对因漂泊而导致精神不安，使人类整体文化趋于衰颓，甚至沦为废墟，而提出质疑与批判。

问：《漂木》之中多处显现了生之荒凉，但也不掩对生命悲悯之情，您对于自己生存与这个时代有什么想法？

答：《漂木》最后定稿之前，我做过三次以上的校正与修改，读完最后一遍，我突然有所惊悟：这么长的一首诗，其主要内容，竟可归纳为这么一句简单的命题："生命的无常和宿命的无奈。"我这一生都在战乱中度过，经历过中日战争、国共内战、金门炮战和越战，这些苦难经验都已化为苦涩的意象，一一出现在《石室之死亡》与《西贡诗抄》之中。晚年自我流放异域，孤独中有时不免会回过头来窥视一下此生走过的足印，才真正体味到您所说的"生之荒凉"的况味，因此这几年的诗中充满了秋意和雪景，但我毕竟

稍具慧根，往事已无迹可寻，正如苏东坡所谓：“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所以近年的小诗中就多了点禅味。我目前没有信奉任何有形式的宗教。我出身于一基督教家庭，甚至受过两次洗，但日后我对任何徒具仪式的宗教都表怀疑，却又总觉得心中住有一个神。书桌上经常摆着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偶尔翻翻，但求心灵感应，不求理解。我知道，表现存在的悲剧，语言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可是我还是认为，在现有的艺术形式中，唯有诗稍堪胜任。

问：这首诗号称三千多行，在新诗史上罕见，您花了多少时间完成？

答：开始起意想写这首诗应是五年前的事，但实际酝酿和写作只有十一个多月。

问：与过去的作品比较，您对晚年写出的这首《漂木》，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上将给予它什么样的定位？

答：四十年前写的《石室之死亡》和四十年后写的《漂木》，对我个人而言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漂木》创作之初，丝毫没有考虑作者是否会接受，有没有机会出版，而能在报纸上连载更是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未来历史的评价只好交给时间了。有此一说：诗人住在隔壁往往是一个笑话，只有在历史中才会伟大。问题是天下诗人多如牛毛，又有几人可以进入历史呢？我在中年以后，渐渐有人称“大师”、“大诗人”，听来不免脸红，总希望能写出更多的好诗和大作品，方无愧于这些尊称。我想，这首《漂木》的问世或许能稍稍弥补这些愧怍。

问：写长诗的困难在哪里？

答：有人认为台湾的现代诗成就非凡，但缺少长的史诗，故整体上看来不够豪阔丰富。我在大陆和台湾也看到过所谓的“万行”长诗，但那只有史和政治而无诗，思想贫乏，语言松散，一味唠叨的叙述，看不到表现手法。其实超过一千行以上的诗是很难处理的，它必须具备三大要素：第一，须具有以宏观的视角综览世界的本能。第二，为了突显主题，必须经营一个强而有

力的结构。第三是语言问题，短诗通常只需灵性的语言，只要灵感骤发便可一挥而就，而长诗则需要一种表现冷静而理性的审视与批判所需的智慧性语言，不过在个别的句构上仍得重视它的原创性和张力。

问：国内的长诗作品不多，以您主编诗刊及创作的经验，认为问题在哪里？

答：长诗不是人人可写，也并非每个诗人都得写长诗，七〇年代的台湾诗坛曾出现一些数百行的长诗，以后就极为罕见，我想其中原因除了较少诗人具有掌握一首长诗的能力之外，更由于需要长诗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因素大为减少，换言之，读者要的是短小轻薄的作品，而重工业型的作品，不论是长诗或长篇小说都很难打进市场。我写长诗完全是另一次探险。

《漂木》创作记事

本记事是根据我的日记从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三日开始。

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三日

近日开始酝酿一首长诗，预计三千行左右，最初定名为《漂灵》，嫌其飘忽空洞，后改为《漂木》。首先，想得最多的是语言策略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首长诗，史诗，但是属于精神层次的，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美学思考做一次总结性的形而上建构，而不是西洋那种叙述英雄事迹的epic。荷马的《伊利亚德》，但丁的《神曲》：密尔顿的《失乐园》，都在万行以上，这得多少东西来填，故而只好拿《圣经》中的故事来演义，来诠释，其丰富的象征含意固然使其成为西洋文学经典的基础，可是史诗的叙述语言，其张力也显然相对地削弱。语言的松弛，疲软无力，是诗人一种最严重的败德，然而以我的情况来说，要我再走意象繁复，语言艰涩，而象征和暗示性特强像《石室之死亡》那样的老路，我又心有不甘。于是，《漂木》的语言策略问题便使我陷于极度的矛盾。三千行的诗，要求行行皆诗，行行都是精妙的意象，这是不可能的，也无可必要。李商隐的〈锦瑟〉一诗，通篇几乎都有一连串精美的意象构成，尤其是“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二联，其幽微玄妙的想象空间，其语言密度之大，真不愧为古典七律诗中的精品，但最后不得不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种非诗的散文语句结尾，致使绷得太紧的意象语言得以松了一口气，而整首诗的血气也就大为顺畅。这是我写诗几十年以来所体悟到的“语言的觉醒”。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

小诗求其空灵妙悟，重语言而不重意义，长诗求其知性的深度，重意义而不重语言。其实我并不想放松对语言的品管。

一月十五日

今日开始拟定写作内容大纲。《漂木》拟分四章，第一章：漂木，第二章：鲑鱼之死，第三章：瓶中的基督，第四章：向废墟致敬。第三章又分为四节：（一）致母亲，（二）致诗人，（三）致时间，（四）致基督。

这只是《漂木》结构的刍型，纲目的名称日后也许有所修改。

一月十六日——十九日

《漂木》酝酿中。

一月廿日

夜大雪。晨起早餐时从窗口看到天地间皑皑一片，后院积雪厚达数吋。上午九时独上雪楼（我的书斋名），开始写下第一章《漂木》的第一行：

没有任何时刻比现在更为严肃。

这时我有点失神：究竟是我要写的这块木头现在正面临一个严肃时刻，或我当时写作时的心情是严肃的？我真说不清楚。今天完成二十五行，有点“暖身”的味道。

上午邮差踏雪而至，收到隐地寄来他的新诗集《生命旷野》，其中附有我的一篇代序。另又收到西安诗人沈奇寄来一首和我的诗：<我那颗千禧年的头颅>。

一月廿一日

北美的冬天天亮较迟，八点半房间仍是黑的，赖到九点半才起床。上午续写《漂木》，得诗三十行。

一月廿二日

今日周末。雪已消，上午与痖弦夫妇，搭曹小莉车赴住在Chilliwalk，拥有一座小型蓝莓果园的彭册之教授家访问：车上一直在想昨天写的诗。

一月廿五日

续写《漂木》，上午得诗三十四行，下午无诗。负手站在雪楼窗口眺望，满目都是光秃秃的树枝，天地一片沉寂。

一月廿七日

整天来说一句话。寂寞好像会咬人。心情不佳，仅得诗十余行。

一月廿八日

晚七时与琼芳同赴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精艺轩”画廊的开幕酒会。平时少应酬，今日出门看看画，见见朋友，亦不失为一种调剂。

一月卅日

今日得诗四十余行。晚上“加华艺术家协会”会长胡玲达女士，“精艺轩”主持人郑胜天先生等来访。

二月四日

今日农历除夕，来加拿大后这是第四个除夕。上午续写《漂木》，虽仅得诗二十余行，但自觉不乏精彩之句，如：

一颗血红的太阳落向城市的心脏

掷地

溅起一阵阵铜声

晚上有客来家过年，下午琼芳在厨房忙着，我被指派铺桌及整理杯盘，忙完回到书房想继续写诗，可苦思甚久，一时再也找不回那种感觉。

二月六日

今日下午在我家举办新年的第一次“雪楼小集”，这个文学活动每月一次，已连续辨了三年，这次到了十五人，主要节目是新年团拜，也有人要我讲讲创作长诗的情形，我说刚开始，无可奉告。晚上聚餐后的节目有猜谜和摸奖。

二月十日

近患感冒，咳得厉害，服用各种中西成药均不见效。在呛咳中续写《漂木》，今日完成二十二行。

二月十三日

近日为接待台北友人陈建邦先生全家来温哥华旅游，暂停长诗写作。他们已于昨日返回台北，今发来传真，除致谢接待外，并为我介绍台北霍克国际艺术公司，他说如我乐意，霍克愿为我办一场颇具规模的书法展览，并出版一部精美的《洛夫书艺选集》。

二月十五日

数日前，张默转来将由萧萧主编，尔雅出版的《世纪诗选》邀稿信，自今日起开始《世纪诗选：洛夫》的编选工作，《漂木》写作暂停。

二月廿日

《世纪诗选：洛夫》之编选工作完成，下午邮寄台北尔雅出版社，同时发一信给西安的沈奇，请他为此诗选写序，邮件寄出后心情大为轻松，灵感骤发，续写长诗三十余行。

二月廿五日

晨起发现培养了一年的君子兰绽开两朵大花，高华灿烂，火红的人，美极了。

今日得诗三十余行。

三月一日

《一代诗魔洛夫》作者，浙江诗人评论家龙彼德来信索字，我为他写了一幅行草条幅，内容为庄子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全力投入《漂木》的写作以来，已两个月未拿毛笔了。

三月四日

未吃早餐便进入书房，昨夜枕上想到一些残句，上午勉强凑成一些意象，却不甚满意。继续酝酿，到了下午，突然想到结构上的一个新点子：即一行诗上下有两个句子，中间以一个圈（。）区隔，通常上一句是名词，或一客观意象，下一句则为一完整的语句，例如：“地瓜静寂中成熟的深层结构”，上下两句看来互不搭调，但似乎又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就意象而言，犹如一幅幅浮世绘，背后的形象看似错乱，却又给人十分真切的感受，这是对令人惊悸的现实所做的严肃而含蓄的批判。

这样的句法一共写了四十行，这是前所未有的独创笔法，它的美学意义是：一行诗中上下有两个不同甚至矛盾的意象，不仅可产生强烈的语言张力，同时也会引发丰富的暗示含意。

三月六日

今日无诗。

台北梅丁满先生对我的书法情有独钟，他为了布置新居，特来“雪楼”选购大篆对联与行草横批多幅。

三月八日

今日无诗。

上午收列山东济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郭廓先生来信，说已收到我的诗集《雪落无声》，并表示愿在明年九月间为我举办书法个展和诗歌座谈及朗诵会。

三月十二日

今日星期天，艳阳普照，社区的樱花开得十分热闹，风过处，满地落花缤纷，煞是好看。在书房中我有飞出去的冲动，如此美好季节，反而写不出诗来，整天只得两个短句。

三月十八日

今日台湾选举第十人总统，为免于政治干扰，我决心一个礼拜之内不看报纸电视，但诗思依然滞涩。下午气温降低，外出散步时还得穿上大衣，寒风吹来，温城无处不飞花，却没有一瓣是诗。

三月廿一日

上午续写《漂木》。这块木头渐渐漂到了中国的上海，开始脑子里的形象很模糊，但愈写愈清晰，为了表现对大陆现实的批判，再次采用那种一行中上下两个矛盾意象并存的表现手法。此外，后面还用了一大段大陆的顺口溜，这种以俗文字入诗，也算是一种突破吧！

三月廿二日——卅日

这几天客厅里的君子兰与绣球花渐趋凋谢，春天的脚步正悄悄远离。略予计算，《漂木》这一章已写了四百多行。

四月十日

第一章《漂木》已脱稿，共得诗六百二十三行，这已超过了我以往所写长诗的行数。

四月十二日

今日开始写第二章，原题为<鲑鱼之死>，嫌其力度不够，斟酌再三，改为<鲑，垂死的逼视>。鲑鱼是一种神奇而品质崇高的动物，是生性刚毅而又能安于天命的悲剧英雄，而我要写的更是它那种天涯过客的漂泊精神，和它对死亡的安静的接受，所以此章的前面引用《石室之死亡》的第十一首。

今天得诗二十五行。

四月十三日——十九日

这个星期内，摒挡了写作之外的一切活动，早餐后便自闭于书房，有时琼芳送来热茶或水果都未察觉。写诗最要紧的是集中思虑，凝神之际，灵感也就源源而来，这使我想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的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千里......故思理之妙，神与物游。”我写《漂木》期间，几乎无时不在“神与物游”，所谓酝酿功夫，如此而已。

这几天共得诗一百二十行。

四月廿日

今日收到台北行政院文建会寄来的《作家作品目录——一九九九年版》，共七大本，由李瑞腾教授等主编。

四月廿三日

近数日续写<鲑，垂死的逼视>。回想起前年赴亚当斯河观看鲑鱼回流时鲑尸堆积如山的惨状，内心犹自颤悸不已，但写作的灵感并未受阻，也许题材直接与生命有关，反而更能启动我的形上思考，今上午一口气写了五十多行。灵感丰沛时不容打扰，故嘱老妻这几天不要叫我接电话，足不出户，应酬全免。

四月廿七日——卅日

高水平文学与人文杂志《倾向》的主编贝岭由美国波士顿返回北京老家，途经温哥华时在“雪楼”小住数日。我开车陪他旅游，访友，写诗暂停。他对我在晚年创作出一首三千行长诗一事，大为讶异，看了一部分《漂木》的初稿后，为我做了三小时的录音访问。

五月六日——十二日

<鲑，垂死的逼视>前一节一百三十多行是以接续形式写的，写到第二节突然改为每三行一小节，共三十小节，九十行。这种形式的改变并不影响到内在结构，至于这出于一种什么美学要求，我也搞不清楚。写到第三、第四节，又恢复了接续形式，游戏吗？又不尽然，不过表现一个严肃的主题，形式上多些变化未尝不好。

到今日为止，第一章与第二章的一部分，合计完成了一千三百余行。

五月十四日

<鲑，垂死的逼视>今日完稿。

五月十六日

收到美国洛杉矶《新大陆》诗双月刊主编陈铭华寄来“新大陆世纪诗奖”应征稿件数十件，请我担任决审评委。这次评审的工作量虽不太重，但至少要佔去我三天的写诗时间。

五月十七日

收到旅居美国科罗拉多的刘再复先生寄来新著《漫步高原》，这是他流放海外后所写的散文集《漂流手记》第五卷。刘再复睿智而博学，笔下常带诗意，他写这批散文的心境与我写《漂木》的心境极为相似。

五月十八日

今日开始写第三章<瓶中的基督>。此处的“基督”，乃指广义的宗教，原本以宗教作为这一章的主题，但对宗教的体认自觉浅薄，且嫌这一题材狭

隘，拟修正本章的内容，另将母爱、诗神和时间等主题也包含进去，题目也改为<浮瓶中的手札>。

每章的开笔最难，今天写第一节<瓶中书札之一：致母亲>，仅得诗十五行。

五月十九日

上午提笔续写“致母亲”便觉十分沉重，构思时有点把握不定，陷于一种由犹豫与警惕相互交错而成的困惑中；因为我曾写过一首悼亡母的长诗<血的再版>，一不小心便难免跌进重复自己的泥淖而不自觉，所以一面写，一面随时检查，看是否有曾已用过的意象与语句。我为这一节定了一个与<血的再版>不同的思考方向：<血的再版>主要是写我个人对母亲的悼念，而这一节“致母亲”则是向普遍性的母爱这个角度开展，前者抒情味浓，富现实感，后者我想朝冷静，理性，超现实这个路子走。方向既定，写起来便顺手多了。

五月廿四日

这一星期天内每天工作六小时，进度时快时慢，好在写《漂木》时心中不存在任何压力，时间也很充裕，写起来轻松愉快。今日已完成了“致母亲”的初稿，共两百五十行。

下午收到台北尔雅出版社寄来刚出炉的《世纪诗选：洛夫》两册，编印俱佳，唯独封面寒素，照片太小，与其他选集的封面相较，有着突出的孤寒感。

五月廿五日

晨起气管发炎，势如火灼，鼻塞，咳嗽，显然又一次感冒。上午勉强提笔开始写第三章第二节<瓶中书札之二：致诗人>，仅写了十几行便搁笔休息。

五月廿七日

受感冒困扰，诗思滞塞，为了寻觅一两个恰当的字眼，竟绕室徘徊半个小时，有时踱到窗口看望着院子里树上两只发情的松鼠在苦苦追逐。午餐时，琼芳叫了三次才下楼吃饭。今日仍只写了十来行。

六月一日

感冒闹了五天，似已痊愈，上午续写“致诗人”，但写了十余行仍感不适，脑子昏昏欲睡。

六月二日

感冒似未完全撤退，鼻水不停地流，偶有咳嗽，勉强写了四句，改了三次始定稿如下：

燃烧之后

继以残灰

酒酣之后

继以挽歌

六月三日

晨起，卧室窗上一片光亮，今天肯定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晴天，心情甚佳。今天写波特莱尔，上午一口气写了三十多行，得意的句子有：

雾，一种灵性的灰尘。

六月七日

应邀参加明年四月在香港举办的“温哥华书法家联展”，书写内容统一为《论语》，我写了四件行草条幅。

六月九日

提供诗作八首寄台北辛郁，参加有他，百灵，焦桐合编的《九十年代诗选》。

六月十二日

长诗《漂木》的创作日趋正常，最近每天都可得诗三十多行。今天农历五月十一日，是我七十二岁生日，上午续写“致诗人”，以李白，杜甫，王维三人为对象，得诗五十七行，是近月来写诗最多的一天。

晚间，老妻为我设生日家宴，邀请好友六人来家晚餐。

六月十四日

清晨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起床后与琼芳在社区内散步观花四十分钟，早餐后又到后院为半个多月前种植的四季豆，苦瓜，辣椒浇水。九时进入书房写稿，这次写的是德国诗人里尔克，与法国诗人梵乐希的诗观，采用一种“以诗论诗”的方式，故难免有概念的铺陈、在语法上显然有些散文倾向，可能不合某些读者胃口。

六月廿一日

上午政治评论家郑海麟教授来访，并带来一位大陆作家杨先生，谈了些有关两岸发展现状的话。客人离去后续写“致诗人”，得诗四十余行。

六月廿四日

美国汉学家陶忘机（John Balcom）今来信索取书法，以装饰他新搬的书房，且指定要《石室之死亡》第一首。下午写好后即投邮寄他。今日无诗。

六月卅日

<瓶中书札之二：致诗人>昨已脱稿，共八百四十行。

今日开始写<瓶中书札之三：致时间>。为了求得一个无碍的心灵空间与完整的时间，以便在十天内完成这一节的初稿，势必要推辞一切应酬与外出

活动，全神投入。由于“致时间”这一节拟采用每五行一小节的形式，开始写得很慢，今日仅得两小节十行。

七月二日

今日星期天，从早阴雨不停，由书房向窗外望去，附近不见人迹，天地岑寂无声，仿佛时间已经凝结，站在窗口看雨。内心空空落落：写了十几行便搁笔了。

七月五日

今日放晴，早晨气温摄氏十五度，在后院白杨树荫下做太极十八式体操，上午心情畅快，灵感丰沛，续写了“致时间”，得诗六节三十行。午寤一小时后再上雪楼，又完成四节，今日共得十节五十行，成绩可观。

七月七日

今日“致时间”一节脱稿，共得诗五十二小节，二百六十行。为了谋求每一小节的意象独立，同时又要求整体的内在结构趋于统一而不致散漫无章，故这一节写来颇为费神，不过整首诗的密度甚高，象征的涵意也很丰富。

到目前为止，《漂木》共完成了一千九百九十二行。我的创作心态渐入佳境。

七月十日

今日续写《漂木》，按原定进度，本应接写<瓶中书札之四：致诸神>，但总觉得这一主题相当抽象，属形而上范畴，更需培养一种灵性的体会，用脑子苦思是难以成诗的，因此决定挪到最后去写，先写第四章<向废墟致敬>。其实这个标题是挪用曾在联副发表过的一首小诗的提名，同时也把这首六行小诗改装成这一章的第一小节，而这首小诗从此不再独立存在。

七月十一日——十六日

本週集中精力，强化斗志，开始向最后一章〈向废墟致敬〉宣战。这一章的主旨是文化批判，心灵忏悔。近廿年来，中国大陆力行改革开放，工商业发展神速，民间财富增加，生活水平大为提升，但相对的由于贫富差距悬殊而导致价值观的紊乱，享乐文化与贪渎文化大为猖獗，而台湾由于族群独立，政局不稳，人们急功近利，对前途失去信心，致低俗的地摊文化和投机的股市文化极为盛行。两岸中国人的精神都日趋堕落，我们心中原有的道德律与价值观也都崩溃殆尽，以致我们的心灵成为废墟，一部分人漂流海外，绝大多数仍在腐烂。

这个星期共得诗一百五十多行，写得痛快，但也痛苦，因为反思必须清醒的面对现实，不过我写的是诗，主要还是对意象思维的处理。

七月十七日

莫凡与媳妇携两岁大的长孙莫玄首次来温哥华探望我与琼芳，这几天我势将挪出部分时间开车带他们四处游览及购物。

七月十八日

早晨在社区内散步时，脑中不时闪烁着诗的零碎意象，但能抓住且处理成诗的并不多。下午续写<向废墟致敬>，得诗四十八行。

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今来电话，邀请我提供书法作品参加今年他们主辨的“七夕情诗情书大展”，我以行草写了一幅旧作<因为风的缘故>的横批，连同照片数帧一并寄往该基金会。

七月廿四日

因儿子媳妇来访，长诗的写作暂时搁置。尽量找时间整理《漂木》前三章的初稿，一边清稿，一边修改。

七月廿五日

上午由朋友开车，琼芳陪莫凡一家去Harrison温泉玩，我留在家里继续誊写<鲑，垂死的逼视>一章。这章因酝酿较久，写时笔下顺畅，修改之处不多。

七月廿六日——卅一日

继续清稿及修改<瓶中书札之一：致母亲>。为了避免这一节与旧作<血的再版——悼亡母>一诗中意象的重复，故清稿时特别用心，发现偶有近似旧作中的意象或句子，都得重新处理。

八月一日

台北女诗人尹玲教授携女儿来温哥华度假，在雪楼小住数日，因需开车陪她游览，写作暂停。

八月七日——十一日

继续清稿并修改<瓶中书札之二：致诗人>及<瓶中书札之三：致时间>两节，有时为修改一两个句子得折腾半天，改稿比写稿还难。

八月十二日

旅居美国凤凰城的作家少君来温，将在雪楼做客五日，他这次来访主要是搜集资料撰写《洛夫研究》的博士论文。他已向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申请攻读博士学位获准，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博士论文。

为欢迎少君，下午举行八月份的“雪楼小集”，到有小集同仁十四人。晚上聚餐，照例每人自带一菜，琼芳则供应热汤，美酒与水果，杯酒交欢中，少君大谈网络文学。

八月十四日

也许由于《漂木》创作期间心理压力颇大，近来发现血压稍稍偏高，遵家庭医生建议，今起每日服药半颗。

八月十七日——廿八日

这十天全力进行对《漂木》作第二次修改。

八月廿九日

香港《文学世纪》杂志主编（小说家）颜纯钩来访，我将长诗中的一节<瓶中书札之三：致时间>（共二百五十五行）交他发表。

九月三日——十八日

三日下午偕琼芳搭乘华航班机返抵台北，停留四天，于八日复搭华航经香港转机飞桂林，参加为期六天的“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我任此次会议的执行副主席。十四日大会结束，在傅天虹连系之下，柳州市文联邀请我夫妇，许世旭，犁青夫妇，潘郁琦等前往柳州市访问，并参观柳宗元纪念馆。十八日搭机返台。

九月十九日——廿九日

十天旅台期间，曾与台北诗坛老友畅叙多次，他们得知我正在写一首三千行的长诗，颇为关心，其中辛郁与简政珍二位对《漂木》的创作曾提供若干甚具参考价值的意见。

九月卅日

中午请杨树清吃蒙古烤肉。他告知《自由时报》副刊有意将《漂木》全诗发表，并立即约请该报副刊主编蔡素芬（名小说家）女士前来餐厅面谈。蔡很快赶来，开始讨论发表的细节，并决定从二〇〇一年的元旦开始连载，预计两个半月刊完。这是一次近乎神奇的机缘。在日报上连载新诗，这不仅是报业史上的创举，更是当代商业文化的一次颠覆。

十月五日

下午与琼芳搭乘华航返回温哥华雪楼。回家后即看到江西诗人程维的来信，其中有一段话读来令人鼓舞：

衡量一个民族语种高度发展的标准是诗歌，而长诗更是一个民族语言大厦的支柱。一种语言真正优秀之处应该由长诗来作完整的体现。长诗对于一个语种的重要性不是其他艺术形式所能取代的。

程君所言甚是，只是最初我并没有这么大的企图。

十月六日——十日

这几天因时差作怪，生活秩序大乱，每天凌晨三点即醒，辗转不能再睡，只好进入书房继续修改“致时间”一节。这次手术较大，其中第十七小节至二十一小节都是“向......致敬”的句法，全都挪到第四章<向废墟致敬>，留下的空白则需另写新句填补，不仅如此，而且把整节诗从头到尾做了一次新的调整。

十月十二日

据电视新闻报道：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两岸及海外的中国人为之轰动，温哥华城市电视台与广播电台，《神州时报》等均来电话采访我：其实我对高行健其人和文学都不太熟，谈得既不深刻，也不全面。

十月十三日——廿五日

与蔡素芬约定十一月底交稿的日期逐渐逼近，故这段期间尽量排除生活上的干扰，倾全力续写<向废墟致敬>，有时清晨动笔，有时写到深夜，但大部分时间是站在书房窗下凝神构思，最近心力交瘁，十分疲惫，梳洗时发现白发脱落了不少。最费神的工程是如何将挪自“致时间”一节中的五小节不落痕迹地，移花接木般熔入这一章中，结果发现做得尚称满意。

十一月一日

今日完成了第四章<向废墟致敬>最后一节，共得诗七十节，每节六行，共四百二十行。

我得运运气，准备最后写<瓶中书札之四：致诸神>一节的冲刺。

十一月六日

休息了几天，今起开始写“致诸神”，这一节要写的是我的泛宗教观。为了寻找我的“神”，为了体认我的生命意识与宗教情怀之间的关系，以便求得更高层次心灵的醒悟，我书桌上摆了一部《新约圣经》，一部附有白话译文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一部翻译的《上帝的真相》，其实我也只是随意翻翻，看能不能碰出一点点诗的火花。

十一月七日

续写“致诸神”，得诗三十行。

十一月十日

续写“致诸神”，得诗二十八行。

收到香港颜纯钩寄来本月出版的《文学世纪》第八期，内载有修改前的<瓶中书札之三：致时间>。这是长诗《漂木》其中一部分首次与读者见面。

十一月十六日

下午完成了<致诸神>的初稿，共三百五十行。

写这一节开始不知如何下手，苦思再三，决定先从结构和表现手法上设想，譬如前两段采用一种问答式的结构，后面一段的回答正是前一段提问诗句的诠释，好坏不说，这种写法却是独创的。

到今日为止，《漂木》全诗的清稿已告完成，共得诗三千零九十二行。

十一月十七日——廿七日

这期间闭关雪楼，全身投入《漂木》全诗的第三次修改。有些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改起来甚为伤神，比创作还难还慢。

十一月廿八日

《漂木》全稿整理完毕，今日托一位朋友带返台湾投邮寄给《自由时报》副刊主编蔡素芬。

二〇〇一年元月一日

今日为新世纪的第一天，长诗《漂木》在台北《自由时报》副刊正式登场，逐日连载，头两天都以全版刊出，除诗外，另有蔡主编作的<漂泊的天涯美学——洛夫访谈>，<洛夫小传>，<洛夫诗集系年（书目）>，以及一篇简政珍的简评<意向“离心”的向心力>。

同一天，《世界日报》北美版发表了记者王广滇的特稿，标题为：“诗魔洛夫新世纪献长诗”，副题：“《漂木》长达三千行，创中国现代诗史记录。”

最后声明一点：《漂木》在将近一年的创作期间，对我督促最殷勤，关怀最深切，照顾最辛劳的是妻子琼芳，特以此诗献给她，以志永念。

洛夫诗集系年

《灵河》：一九七五年，台北创世纪诗社。

《石室之死亡》：一九六五年，台北创世纪诗社。

《外外集》：一九六七年，台北创世纪诗社。

《无岸之河》：一九七〇年，台北大林书店。

《魔歌》：一九七四年，台北中外文学月刊社。

《洛夫自选集》：一九七五年，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众荷喧哗》：一九六七年，新竹枫城出版社。

《时间之伤》：一九八一年，台北时报出版公司。

《酿酒的石头》：一九八三年，台北九歌出版社。

《因为风的缘故——洛夫诗选（一九五五—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台北九歌出版社。

《石室之死亡——及相关重要评论》：一九八八年，台北汉光文化公司。

《爱的辨证——洛夫选集》：一九八八年，香港文艺风出版社。

《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选》：一九九〇年，广州花城出版社。

《月光房子》：一九九〇年，台北九歌出版社。

《天使的涅槃》：一九九〇年，台北尚书文化出版社。

《葬我于雪》：一九九一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洛夫诗选》：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隐题诗》：一九九三年，台北尔雅出版社。

《我的兽》：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梦的图解》（旧作选编）：一九九三年，台北书林出版公司。

《雪崩——洛夫诗选》（旧作选编）：一九九三年，台北书林出版公司。

《石室之死亡》（英译本）：一九九四年，美国旧金山道朗出版社。

《洛夫小诗选》：一九九八年，台北小报文化公司。

《洛夫精品》：一九九九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雪落无声》：一九九九年，台北尔雅出版社。

《形而上的游戏》：一九九九年，台北骆驼出版社。

《魔歌》（书法诗集典藏版）：一九九九年，台北探索公司。

《世纪诗选：洛夫》：二〇〇〇年，台北尔雅出版社。

《漂木》（长诗）：二〇〇一年，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

《洛夫短诗选》（中英对照）:二〇〇一年，香港银河出版社。

《洛夫禅诗》：二〇〇三年，台北天使学园文化公司。

《雨想说的》：二〇〇六年，广州花城出版社。

《漂木》：二〇〇六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烟之外》：二〇一〇年，江苏文艺出版社。

《洛夫诗全集》：二〇一三年， 江苏文艺出版社。